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木難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副榜臣李玠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珊瑚木難

藝術類一 書畫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珊瑚木難八卷明朱存理編存理字性父長洲人朱彝尊詩話稱存理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問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為志所纂集凡數百卷既老不厭坐貧無以自資其書旋亦散去江南通志稱元季

明初中吳南園何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  
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繼其後者存理其尤  
也茲編悉載所見字畫題跋其卷中前人詩  
文世所罕覩者亦附錄焉前有文徵明文嘉  
王穉登王騰程四人姓氏蓋出於其家收藏  
者為多徵明等皆以賞鑒自許故所貯並屬  
名蹟存理又工於評騭大抵品題允當不愧  
馴雅之目與真贋雜糅者不同惟其書從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珊瑚木難

藝術類一 書畫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珊瑚木難八卷明朱存理編存理字性父長洲人朱彝尊詩話稱存理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問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為志所纂集凡數百卷既老不厭坐貧無以自資其書旋亦散去江南通志稱元季

明初中吳南園何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  
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繼其後者存理其尤  
也茲編悉載所見字畫題跋其卷中前人詩  
文世所罕覩者亦附錄焉前有文徵明文嘉  
王穉登王騰程四人姓氏蓋出於其家收藏  
者為多徵明等皆以賞鑒自許故所貯並屬  
名蹟存理又工於評隲大抵品題允當不愧  
馴雅之目與真贋雜糅者不同惟其書從無

刻本流傳抄帙相沿頗多訛脫今詳加釐訂  
而闕其所不可知者著之於錄至世別有鐵  
網珊瑚一書為趙琦美所編輯而傳者誤以  
為存理作遂與此書混而一之益非其實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珊瑚木難卷一

明

朱存理

編

擊蛇笏

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殘賊聽其肆行如  
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  
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寧州天  
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雨至於其庭焉人以為

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肅莊祗無  
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  
於其庭公乃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  
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  
蛇無異矣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  
青天睹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  
而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刻本流傳抄帙相沿頗多訛脫今詳加釐訂  
而闕其所不可知者著之於錄至世別有鐵  
網珊瑚一書為趙琦美所編輯而傳者誤以  
為存理作遂與此書混而一之益非其實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定口應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珊瑚木難卷一

明

朱存理

編

擊蛇笏

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殘賊聽其肆行如  
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  
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間寧州天  
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雨至於其庭焉人以為

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肅莊祗無  
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  
於其庭公乃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  
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  
蛇無異矣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  
青天睹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  
而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則為孔子  
誅少正卯刑在齊為南史簡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  
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  
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  
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  
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拒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  
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  
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

斃一蛇而已軒陞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有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必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廼能受笏之為物純



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人能破淫妖公之  
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  
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徂徠石介守道

於烈孔公碩大耳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  
罔畏忌怵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千金  
則重鸞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  
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可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  
鮑鰥之舞尚有聞孫曰予禦侮

金華黃潛

寧州帝封天慶道宮何物詭仄諱蛇誣龍公初奮擊惟  
笏在手不復有龍於蛇何有衛公故物魏公甘棠誰無  
孫子人笏俱亡桓桓鉅公異柳之宥磔怪破惑百世不

疚

天台周仁榮字本心

雨露植風雲力匪圭璋豈金石奮英氣揮勁質扶正道  
蹈妖慝先殷紅血凝碧傳百代如一日

嚴陵吳嘏字朝陽

中丞孔公在宋祥符間職寧州推官於時妖蛇憑神熾  
擅禍福民駿奔以祀官於郡者亦昧昧以從事公至奮

然彌亘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則為孔子  
誅少正卯刑在齊為南史簡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  
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  
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  
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  
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拒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  
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  
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

斃一蛇而已軒陞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有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必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廼能受笏之為物純

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人能破淫妖公之  
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  
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徂徠石介守道

於烈孔公碩大耳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  
罔畏忌怵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千金  
則重鸞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  
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可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  
鮑鰭之舞尚有聞孫曰予禦侮

金華黃潛

寧州帝封天慶道宮何物詭仄諱蛇誣龍公初奮擊惟  
笏在手不復有龍於蛇何有衛公故物魏公甘棠誰無  
孫子人笏俱亡桓桓鉅公異柳之宥磔怪破惑百世不

疚

天台周仁榮字本心

雨露植風雲力匪圭璋豈金石奮英氣揮勁質扶正道  
蹈妖慝先殷紅血凝碧傳百代如一日

嚴陵吳嘏字朝陽

中丞孔公在宋祥符間職寧州推官於時妖蛇憑神熾  
擅禍福民駿奔以祀官於郡者亦昧昧以從事公至奮

笏擊蛇首以斃妖息惑解世譽其偉故笏傳於家今八  
世孫濤守之蛇陰類也易知而易辨萬民之惑罔一察  
矧君子小人人類一也有異心異行焉惟公克知言養  
氣於先故剛大之發臨事明而弗為外物汨清忠毅直  
為宋名臣嗚呼觀斯笏其有因物而反躬者乎於人原  
其心觀其行以辨其君子小人其或立朝司牧而附表  
之而激揚之使天下之人亦皆知所從違則知言養氣  
本乎素勉怪不語也奚惑守者不辱觀者克慕能反躬

矣皇慶元年九月七日式觀公笏

闕

敬為

銘銘曰

彼蜿蜒兮擅廟食公來觀兮奮一擊妖電埽兮惑氷釋  
公知言兮氣剛直開民心兮如覩日笏斯藏兮銳盈尺

戴起宗

贊

烈烈孔公稟是正直疾惡如仇秋隼初擊毅氣寒霜嚴  
顏夏日張髯決背出聲動色杓芒嶽靜電流雷激鉅奸



奪氣萬里辟易矧此虺蛇天形叢質委窮茂草春啟冬  
蟄蜿蜒尊俎若歆以食媒神憑姦汨聽生惑好惡易處  
民志由辟釋此不誅曷示軌則公銳往偵曰惟吾職無  
矛無戈投之以笏其笏伊何匪金匪石廣不三寸長止  
過尺削槐成簡竒文間錯波濤晝翻雲霧朝鬱月引日  
長敷膏輸液堅於陶冶黑過點漆亦有朱殷腥血餘迹  
磨刮更著豈不洗滌遺履在廟藏簡去壁守之或渝猶  
云墜逸此若忠臣直前批賊非比清談看山拄頰媿美

公孫寶同尺璧孺也為贊永彰幽德

永康胡長孺

余嘗讀宋神宗實錄及國史兩朝御史中丞孔公列傳  
觀其事親孝居官理使契丹不辱君命廢瑤華叩閣力  
爭平生大節蓋炳如也惜其才不充用澤不大施緬仰  
風猷為之永慨今公八世孫濤以公在寧州日擊蛇妖  
笏示予語在本傳茲不復述予謂孔子作春秋凡物之  
災祥變異舛於常而害於民者事雖小必謹而書之故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大雨雪無冰雨水冰隕霜殺菽皆

笏擊蛇首以斃妖息惑解世譽其偉故笏傳於家今八  
世孫濤守之蛇陰類也易知而易辨萬民之惑罔一察  
矧君子小人人類一也有異心異行焉惟公克知言養  
氣於先故剛大之發臨事明而弗為外物汨清忠毅直  
為宋名臣嗚呼觀斯笏其有因物而反躬者乎於人原  
其心觀其行以辨其君子小人其或立朝司牧而附表  
之而激揚之使天下之人亦皆知所從違則知言養氣  
本乎素勉怪不語也奚惑守者不辱觀者克慕能反躬

矣皇慶元年九月七日式觀公笏

闕

敬為

銘銘曰

彼蜿蜒兮擅廟食公來觀兮奮一擊妖電埽兮惑氷釋  
公知言兮氣剛直開民心兮如覩日笏斯藏兮銳盈尺

戴起宗

贊

烈烈孔公稟是正直疾惡如仇秋隼初擊毅氣寒霜嚴  
顏夏日張髯決背出聲動色杓芒嶽靜電流雷激鉅奸

奪氣萬里辟易矧此虺蛇天形叢質委窮茂草春啟冬  
蟄蜿蜒尊俎若歆以食媒神憑姦汨聽生惑好惡易處  
民志由辟釋此不誅曷示軌則公銳往偵曰惟吾職無  
矛無戈投之以笏其笏伊何匪金匪石廣不三寸長止  
過尺削槐成簡竒文間錯波濤晝翻雲霧朝鬱月引日  
長敷膏輸液堅於陶冶黑過點漆亦有朱殷腥血餘迹  
磨刮更著豈不洗滌遺履在廟藏簡去壁守之或渝猶  
云墜逸此若忠臣直前批賊非比清談看山拄頰媿美

公孫寶同尺璧孺也為贊永彰幽德

永康胡長孺

余嘗讀宋神宗實錄及國史兩朝御史中丞孔公列傳  
觀其事親孝居官理使契丹不辱君命廢瑤華叩閣力  
爭平生大節蓋炳如也惜其才不充用澤不大施緬仰  
風猷為之永慨今公八世孫濤以公在寧州日擊蛇妖  
笏示予語在本傳茲不復述予謂孔子作春秋凡物之  
災祥變異舛於常而害於民者事雖小必謹而書之故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大雨雪無冰雨水冰隕霜殺菽皆

災之小者也以其干時令之常則屢書之所以儆天災  
廣修懲也其害不及民非吉凶之所由生者異雖大則  
削而不書故蛇二闕於鄭南門蛇十七出於魯泉臺神  
降於號莘石言於晉魏榆皆異之大者也以其非陰陽  
之孽則不書所以遠妖惑一民志也夫蛇山澤之所生  
也窟宅靈宇蜿蜒闖首用誣於神以惑於民公奮是正  
直擊之以斃廟妖遂息民乃不惑可謂不昧於理不餒  
於氣得春秋之旨矣乃肅恭再拜而為之贊贊曰

猗歟孔公蹇蹇王臣義動羣辟色正氣信有蜿者蛇誣  
民惑神公笏擊斃曾不動心絕妖去惑聖經是循孰云  
百年凜凜猶今匪笏斯珍而人斯欽

東陽張樞

正氣烈烈川融山結降生英傑至聖雲仍心炳丹青早  
識於寧寧有蛇孽時出於穴守臣是謁卓哉孔公誠激  
於衷義所不容直前奮笏風生霆擊蛇首碎折妖不能  
神竟斃厥身正理以伸迨掌風紀表表愈偉名照青史  
維昔李唐魏笏傳芳儷美甘棠舉笏擊泚逆儔披靡太



尉忠死笏乎笏乎金石弗如異世同符槐木亦理其長  
尺咫妖血凝只公有耿光公笏不亡世寶其藏

宇文公諒

### 賦

若有物兮良木之英虛宿之精抗金石而比質廁圭璧  
而聯榮瞻朝章之故物漬妖虺之餘腥摩挲睥睨髮豎  
風生豈非孔氏之祖笏而擊蛇其名者乎粵若古先緣  
禮創物貴賤有等垂紳正笏君臣殊制以被章服珠玉  
象齒效珍薦骨兼頒竹木齊位稱德爰書思而對命備

君臣之指畫維此古槐木德可稱翁垂蔭於公位儼列

植於公庭

闕

雲敷

闕

鬱乎翠層淥貞姿於雨露受勁氣

於風霆抱觸魔之遺烈蘊鑽火之剛明是度是斷以削  
以繩長僅踰尺剡首鋒稜文章爛然非髹非頽範信桓  
之桀度秉朝覲之儀刑宋治適隆濟濟在廷有偉正臣  
宣尼雲初祗服寵章司臬於寧胡蛇妖之憑附託神棲  
而假靈或恍惚而炫異亦蜿蜒而來歆彼蚩蚩其何知  
豐媚祀而醪牲時則孔公義發於中以此陰類証明惑

災之小者也以其干時令之常則屢書之所以儆天災  
廣修懲也其害不及民非吉凶之所由生者異雖大則  
削而不書故蛇二闢於鄭南門蛇十七出於魯泉臺神  
降於虢莘石言於晉魏榆皆異之大者也以其非陰陽  
之孽則不書所以遠妖惑一民志也夫蛇山澤之所生  
也窟宅靈宇蜿蜒闖首用誣於神以惑於民公奮是正  
直擊之以斃廟妖遂息民乃不惑可謂不昧於理不餒  
於氣得春秋之旨矣乃肅恭再拜而為之贊贊曰

猗歟孔公蹇蹇王臣義動羣辟色正氣信有蜿者蛇誣  
民惑神公笏擊斃曾不動心絕妖去惑聖經是循孰云  
百年凜凜猶今匪笏斯珍而人斯欽

東陽張樞

正氣烈烈川融山結降生英傑至聖雲仍心炳丹青早  
讞於寧寧有蛇孽時出於穴守臣是謁卓哉孔公誠激  
於衷義所不容直前奮笏風生霆擊蛇首碎折妖不能  
神竟斃厥身正理以伸迨掌風紀表表愈偉名照青史  
維昔李唐魏笏傳芳儷美甘棠舉笏擊泚逆儔披靡太

尉忠死笏乎笏乎金石弗如異世同符槐木亦理其長  
尺咫妖血凝只公有耿光公笏不亡世寶其藏

宇文公諒

### 賦

若有物兮良木之英虛宿之精抗金石而比質廁圭璧  
而聯榮瞻朝章之故物漬妖虺之餘腥摩挲睥睨髮豎  
風生豈非孔氏之祖笏而擊蛇其名者乎粵若古先緣  
禮創物貴賤有等垂紳正笏君臣殊制以被章服珠玉  
象齒效珍薦骨兼頒竹木齊位稱德爰書思而對命備

君臣之指畫維此古槐木德可稱翁垂蔭於公位儼列

植於公庭

闕

雲敷

闕

鬱乎翠層淥貞姿於雨露受勁氣

於風霆抱觸魔之遺烈蘊鑽火之剛明是度是斷以削  
以繩長僅踰尺剡首鋒稜文章爛然非髹非頽範信桓  
之桀度秉朝覲之儀刑宋治適隆濟濟在廷有偉正臣  
宣尼雲初祗服寵章司臬於寧胡蛇妖之憑附託神棲  
而假靈或恍惚而炫異亦蜿蜒而來歆彼蚩蚩其何知  
豐媚祀而醪牲時則孔公義發於中以此陰類証明惑

聰銳之勿宥予力可庸越班聯而前邁奮一擊於埃垺  
若砲落而流電若矢激而乘風刺腥顱之拳曲剪斷爪  
之蒙茸歟毆除於攘袂之頃曾假手於百鍊之鋒使咄  
舌搖尾之毒螫不若馬蛇尺蠖之微蟲輸智勇之緒餘  
破鬼蜮之膏肓糾糾乎擊奸之憤烈烈乎擊賊之忠仿  
彿赤帝斬蛇之劍想像寄奴射目之弓是皆英君傑士  
之所施任諒直而屏奸雄者也宜其正色立朝流聲臺  
閣勁氣干雲讜言排岳撼環疏瑤華之寃廷奏掃璫豎

之惡眷一言於睿思斥伶優於朔幕則是笏也可以排  
闔闔而腹披指險諛而膽落條疏奏陳則伸諍舌以回  
天籌畫事宜則出奇謀於帷幄扶綱常於朝端凜英猷  
之謇諤彼蠢然之么麼何足以窺抱負之廓落也哉噫  
嘻往哲不留青氈猶在奕世九傳歷三百載翼翼裔孫  
敬守不怠手澤如新揚芒發彩續鳳翥而鸞騫聚濤驅  
而波滙辟夔罔之不祥獨黜然而不改靈氣翕歛目怵  
心駭點萋碧之微汙彰神明之司宰骨何貴乎忠賢角



何求乎靈豸匹休鄭國之甘棠化美河南之鳳彩豈徒  
詫垂裳之蘊藉誇拄頰之瀟洒而已邪嗟予小子載瞻  
載持授我毫素俾述以辭仰先正之偉節誦徂徠之銘  
詩慚倒執之戰兢虞畫足之貽譏肅正襟而作頌昭盛  
德於無期頌曰

於鑠孔木繫笏之珍殄除怪妖磔腦殲鱗是維正直有  
嚴斧鑕山摧石裂笏則不屈闕石在朝冠履在堂克配  
厥祖厚德流光簪紱有傳寶茲宗器見笏若公欽於世

世彼儻者槐維德之符尚爾後人貞固弗渝

會稽趙倅本初

詩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巨細雖有異  
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  
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傳之慎寶藏  
不羨象牙堆滿床

吳興趙孟頫

怒擊妖蛇血未乾一痕槐面猶朱殷他時御史飛白簡  
誅死奸諛知不難孔廟寶藏同魏笏生氣稜稜著靈物

聰銳之勿宥予力可庸越班聯而前邁奮一擊於埃垺  
若砲落而流電若矢激而乘風刺腥顛之拳曲剪斷爪  
之蒙茸歟毆除於攘袂之頃曾假手於百鍊之鋒使咄  
舌搖尾之毒螫不若馬蛇尺蠖之微蟲輸智勇之緒餘  
破鬼蜮之膏肓糾糾乎擊奸之憤烈烈乎擊賊之忠仿  
彿赤帝斬蛇之劍想像寄奴射目之弓是皆英君傑士  
之所施任諒直而屏奸雄者也宜其正色立朝流聲臺  
閣勁氣干雲讜言排岳撼環疏瑤華之寃廷奏掃璫豎

之惡眷一言於睿思斥伶優於朔幕則是笏也可以排  
闔闔而腹披指險諛而膽落條疏奏陳則伸諍舌以回  
天籌畫事宜則出奇謀於帷幄扶綱常於朝端凜英猷  
之謇諤彼蠢然之么麼何足以窺抱負之廓落也哉噫  
嘻往哲不留青氈猶在奕世九傳歷三百載翼翼裔孫  
敬守不怠手澤如新揚芒發彩續鳳翥而鸞騫聚濤驅  
而波滙辟夔罔之不祥獨黜然而不改靈氣翕歛目怵  
心駭點萇碧之微汙彰神明之司宰骨何貴乎忠賢角

何求乎靈豸匹休鄭國之甘棠化美河南之鳳彩豈徒  
詫垂裳之蘊藉誇拄頰之瀟洒而已邪嗟予小子載瞻  
載持授我毫素俾述以辭仰先正之偉節誦徂徠之銘  
詩慚倒執之戰兢虞畫足之貽譏肅正襟而作頌昭盛  
德於無期頌曰

於鑠孔木繫笏之珍殄除怪妖磔腦殲鱗是維正直有  
嚴斧鑕山摧石裂笏則不屈闕石在朝冠履在堂克配  
厥祖厚德流光簪紱有傳寶茲宗器見笏若公欽於世

世彼儻者槐維德之符尚爾後人貞固弗渝

會稽趙倅  
本初

詩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巨細雖有異  
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  
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傳之慎寶藏  
不羨象牙堆滿床

吳興趙孟頫

怒擊妖蛇血未乾一痕槐面猶朱殷他時御史飛白簡  
誅死奸諛知不難孔廟寶藏同魏笏生氣稜稜著靈物

雷丁獻斧豸鷹角文理不邪剛不屈爾孫北上慎保持  
諸公色動驚見之西山爽氣頗可拄手版倒執夫何為

仇遠

孔明廟前柏手版賊其枝枯槎無生氣衆目炫一時何  
如孔公笏鉄面含霜姿虺蛇何足道正氣屢奸欺祥符  
慶厯間豈無纖人斯聞之膽為落不在彼在茲聖學億  
萬年聖源浩無涯八傳得巨源憤學求似之遺經與遺  
物保護如嬰兒萬里去復遠見者咸齎咨况此一尺槐

千載孔林思非無原壤杖非無少正鉞用舍各有時小  
大各有施疇能啟段公共賦甘棠詩

白珽

蹇蹇諫議公魁儒負才傑寧州邈西土讞獄慎司臬惟  
神贊玄冥北岳氣栗烈肝饗有憑附蜿蜒此穿穴俗情  
尚詭怪牲醪走豐潔譬彼僉士類朋奸巧媒孽不一剪  
夷之正論曷昭晰時公儼端弁孤憤皆欲裂手版僅逾  
尺用過百鍊鐵老槐不生火黝質漬腥血公當寶元際  
抗疏多論列力排霄漢路義動風雷舌茲事特瑣細亦



足厲風節歷階諫兩觀先聖有遺轍彼哉堆床笏華榮  
等電滅我歌激寸肝天長暮飛雪

鄧文原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馭乃為沴惟  
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  
際明時和氣與善治偏方或湮鬱逖彼西南裔神人糅  
雜居詛盟成蠱媚虺妖據琳室奔走傳詭異潔牲祀朝  
夕牧守帥羣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直養氣已充  
平素有集義憐彼衆人愚惡此醜物厲抽笏奮而前一

擊首遂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  
劍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用避遂能格君心蹇蹇居  
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百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  
畏勿謂實此傳肖德惟尚志

東陽許謙益之

嗟嗟怪與神凜凜子不語所以祀爰居不為聖門許孔  
公剛毅姿往訓率厥祖謂茲玄武庭饒蛇穴憑附妖孽  
今弗祛民惑政茲蝨我笏秉正直一擊銳刀斧斃之所  
不誣敬遠非敢侮笏今八世傳漬血殷尚睹擊賊宜比

雷丁獻斧豸鷹角文理不邪剛不屈爾孫北上慎保持  
諸公色動驚見之西山爽氣頗可拄手版倒執夫何為

仇遠

孔明廟前柏手版賊其枝枯槎無生氣衆目炫一時何  
如孔公笏鉄面含霜姿虺蛇何足道正氣屢奸欺祥符  
慶厯間豈無纖人斯聞之膽為落不在彼在茲聖學億  
萬年聖源浩無涯八傳得巨源憤學求似之遺經與遺  
物保護如嬰兒萬里去復遠見者咸齎咨況此一尺槐

千載孔林思非無原壤杖非無少正鉞用舍各有時小  
大各有施疇能啟段公共賦甘棠詩

白珽

蹇蹇諫議公魁儒負才傑寧州邈西土讞獄慎司臬惟  
神贊玄冥北岳氣栗烈肝饗有憑附蜿蜒此穿穴俗情  
尚詭怪牲醪走豐潔譬彼僉士類朋奸巧媒藥不一剪  
夷之正論曷昭晰時公儼端弁孤憤皆欲裂手版僅逾  
尺用過百鍊鐵老槐不生火黝質漬腥血公當寶元際  
抗疏多論列力排霄漢路義動風雷舌茲事特瑣細亦

足厲風節歷階諫兩觀先聖有遺轍彼哉堆床笏華榮  
等電滅我歌激寸肝天長暮飛雪

鄧文原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馭乃為沴惟  
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  
際明時和氣與善治偏方或湮鬱逖彼西南裔神人糅  
雜居詛盟成蠱媚虺妖據琳室奔走傳詭異潔牲祀朝  
夕牧守帥羣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直養氣已充  
平素有集義憐彼衆人愚惡此醜物厲抽笏奮而前一

擊首遂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  
劍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用避遂能格君心蹇蹇居  
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百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  
畏勿謂寶此傳肖德惟尚志

東陽許謙益之

嗟嗟怪與神凜凜子不語所以祀爰居不為聖門許孔  
公剛毅姿往訓率厥祖謂茲玄武庭饒蛇穴憑附妖孽  
今弗祛民惑政茲蝨我笏秉正直一擊銳刀斧斃之所  
不誣敬遠非敢侮笏今八世傳漬血殷尚睹擊賊宜比

倫堆床奚足數儼然人若存想此氣甚武可為智者言

語怪神亦吐

臨海陳恕可如心

老槐不熟柯突兀裁作東家孔公笏風霜勁氣鍾此物  
拈起放下神出沒蛇妖憑穴檀修窟怙毒肆擊惡勃宰  
叢祠牲血姿磨拂寧料碎首僅俄忽千年信史忠誼骨  
雲仍寶藏丑倉猝腥班穢梁意牽率歲月安得埃坌汨  
孔公在天獨擊鵲欃槍掃淨况彗孛傳之世守堪黻黼  
韻語盥澡更三袂向來段公恨咄咄逐泚中額幾袂捽

兩公襟膽蔭濃芾餘子蟲豸聊勿勿

孔世平家有高規曾槩之的燈其擊蛇之笏與錦綈  
俱襲一日為予出其所藏歛衽持之久之其妖血猶  
漬三數百載之下使正人端士聞孔公之風者皆有  
腦裂鼠子肝軌不制之懷則世平之寶之也豈止於  
魏謩之寶鄭公之笏也耶是日霜作凜冬凍墨欲冰  
之泓為書倉卒句如此世平家學模範他日必能嗣  
諫苑之清志恨予老矣

海粟馮子振



仲尼魯祀訊爰居泉臺蛇數史不書後來諫議克繼志  
抗行絕世莫與俱妖蛇蜿蜒惑西土老稚相傳爭快睹  
殷勤叩齒薦苾芬為俎孔碩酒且蕪惟公正色嚴霜威  
有笏剡上除慝圭裂眦怒施霹靂手妖氛掃蕩皆清夷  
餘血朱斑漬木紋家藏手澤歷世珍堆床象牙時所有  
或愧此笏難共陳段公擊賊可配美拄頰清談何足齒

天目凌懋

翁師德

祥符曲阜孫疾惡出天性如身必觸邪如草能指佞老

槐千載枝風霜養剛勁斲之為手版外直中則正拄頰  
睨妖蛇一擊新衆聽腥血留餘斑光采牛斗映宗器慎  
藏之家乘君甚稱魏笏何足言斯文紹將聖

鄱陽吳存仲復

曝龍成脯擊蛇笏三百餘年只二人義膽忠肝動天地  
情知怪物豈能神

西江鄧樞覺非

中丞故笏重魚須合寘魯庭弓玉間二尺古槐凝勁氣  
一痕妖血帶餘斑看山曠士徒勞拄叩陛忠臣只漫還  
珍重錦囊傳不墜十年猶足竦人奸

張翥

倫堆床奚足數儼然人若存想此氣甚武可為智者言

語怪神亦吐

臨海陳恕可如心

老槐不熟柯突兀裁作東家孔公笏風霜勁氣鍾此物  
拈起放下神出沒蛇妖憑穴檀修窟怙毒肆擊惡勃宰  
叢祠牲血姿磨拂寧料碎首僅俄忽千年信史忠誼骨  
雲仍寶藏丑倉猝腥班穢梁意牽率歲月安得埃坌汨  
孔公在天獨擊鵲欃槍掃淨况彗孛傳之世守堪黻黼  
韻語盥澡更三袂向來段公恨咄咄逐泚中額幾袂捽

兩公襟膽蔭濃芾餘子蟲豸聊勿勿

孔世平家有高規曾槩之的燈其擊蛇之笏與錦綈  
俱襲一日為予出其所藏歛衽持之久之其妖血猶  
漬三數百載之下使正人端士聞孔公之風者皆有  
腦裂鼠子肝軌不制之懷則世平之寶之也豈止於  
魏謩之寶鄭公之笏也耶是日霜作凜冬凍墨欲冰  
之泓為書倉卒句如此世平家學模範他日必能嗣  
諫苑之清志恨予老矣

海粟馮子振

仲尼魯祀訊爰居泉臺蛇數史不書後來諫議克繼志  
抗行絕世莫與俱妖蛇蜿蜒惑西土老稚相傳爭快睹  
殷勤叩齒薦苾芬為俎孔碩酒且蕪惟公正色嚴霜威  
有笏剡上除慝圭裂眦怒施霹靂手妖氛掃蕩皆清夷  
餘血朱斑漬木紋家藏手澤歷世珍堆床象牙時所有  
或愧此笏難共陳段公擊賊可配美拄頰清談何足齒

天目凌懋

翁師德

祥符曲阜孫疾惡出天性如身必觸邪如草能指佞老

槐千載枝風霜養剛勁斲之為手版外直中則正拄頰  
睨妖蛇一擊新衆聽腥血留餘斑光采牛斗映宗器慎  
藏之家乘君甚稱魏笏何足言斯文紹將聖

鄱陽吳存仲復

曝龍成脯擊蛇笏三百餘年只二人義膽忠肝動天地  
情知怪物豈能神

西江鄧樞覺非

中丞故笏重魚須合寘魯庭弓玉間二尺古槐凝勁氣  
一痕妖血帶餘斑看山曠士徒勞拄叩陛忠臣只漫還  
珍重錦囊傳不墜十年猶足竦人奸

張翥

蛇神狙怪同牛鬼予不語來非所畏異言異服疑衆殺  
何異寧州神鬼事中丞見笏不見蛇奮一擊去思無邪  
神無聲影接耳目吾聞吾見非昏花碎首不妨同石佛  
從此妖蛇無復出可憐章聖降帛書爭信先天一畫無  
三百年来血存跡我知不是看山笏問言朱泚便何如此  
笏有靈能擊賊

合沙俞焯元明

有物蜿蜒欲耀靈老槐生氣激風霆妖形拳首隨聲斃  
殷血留痕著面腥廷諍兩宮成憤烈家傳八世想儀型

甘棠一睹存忠義三復徂徠舊日銘

金華張道中率性

正人操氣義槐簡叱風霆度不滿三尺威能攝六丁蜿

蜒空漬血象罔盡潛形諫議今除害無人再乞靈

五羊林宦

東齋

洙泗餘波固不群擊蛇手版至今存一時正氣扶民極

千載英風凜血痕故物信為稀世寶異端彌覺聖人尊

相逢共話寧州事籍甚中丞九世孫

清純

漢祖蛇劍穿屋飛孔孫蛇笏世守之精金百鍊尚磨滅



此物不朽非人為擬是當年孔林植風霜為剪蒼龍枝  
百怪歛迹莫敢視終夜牛斗光離離寧州蛇妖在琳宮  
州人爭拜妖為龍幕府賓僚聖人後觀聽不與庸凡同  
持笏奮擊蛇腦碎再覩白日醒群蒙妖魂已變山鬼泣  
妖血浸漬猶殷紅生民免化為蛇虺屹若砥柱顙波中  
摩挲爾笏三太息利豈干將長僅尺殄除妖慝非無刑  
不惜輕身與妖敵丈夫烈烈固如此忠義自得神明力  
為公叩笏慷慨歌英風西來海天碧

錢用士成夫

笏本記事之端緒以備君前敷奏之用龍圖孔公佐幕  
古寧乃以碎妖蛇之首而斃之也何居予嘗思之事莫  
大於陳善閉邪笏固可以致知亦何嫌於力行想公推  
讞外服與郡刺史步趣琳宮蓋朝服未嘗須臾去身一  
時目擊陰類惡物蠱惑民衆大而為政教之累怒激於  
衷固不及手版之期妖靡勝德宜就死地而不得以去  
也昔孫叔敖斷蛇二首周子隱斬蛟九洞皆未聞笏從  
事以此較彼更為卓絕石徂徕以大手筆為之銘於天

蛇神狙怪同牛鬼予不語來非所畏異言異服疑衆殺  
何異寧州神鬼事中丞見笏不見蛇奮一擊去思無邪  
神無聲影接耳目吾聞吾見非昏花碎首不妨同石佛  
從此妖蛇無復出可憐章聖降帛書爭信先天一畫無  
三百年来血存跡我知不是看山笏問言朱泚便何如此  
笏有靈能擊賊

合沙俞焯元明

有物蜿蜒欲耀靈老槐生氣激風霆妖形拳首隨聲斃  
殷血留痕著面腥廷諍兩宮成憤烈家傳八世想儀型

甘棠一睹存忠義三復徂徠舊日銘

金華張道中率性

正人操氣義槐簡叱風霆度不滿三尺威能攝六丁  
蛭空漬血象罔盡潛形諫議今除害無人再乞靈

五羊林宦

東齋

洙泗餘波固不群擊蛇手版至今存一時正氣扶民極  
千載英風凜血痕故物信為稀世寶異端彌覺聖人尊

相逢共話寧州事籍甚中丞九世孫

清純

漢祖蛇劍穿屋飛孔孫蛇笏世守之精金百鍊尚磨滅

此物不朽非人為擬是當年孔林植風霜為剪蒼龍枝  
百怪歛迹莫敢視終夜牛斗光離離寧州蛇妖在琳宮  
州人爭拜妖為龍幕府賓僚聖人後觀聽不與庸凡同  
持笏奮擊蛇腦碎再覩白日醒群蒙妖魂已變山鬼泣  
妖血浸漬猶殷紅生民免化為蛇虺屹若砥柱顙波中  
摩挲爾笏三太息利豈干將長僅尺殄除妖慝非無刑  
不惜輕身與妖敵丈夫烈烈固如此忠義自得神明力  
為公叩笏慷慨歌英風西來海天碧

錢用士成夫

笏本記事之端緒以備君前敷奏之用龍圖孔公佐幕古寧乃以碎妖蛇之首而斃之也何居予嘗思之事莫大於陳善閉邪笏固可以致知亦何嫌於力行想公推讞外服與郡刺史步趣琳宮蓋朝服未嘗須臾去身一時目擊陰類惡物蠱惑民衆大而為政教之累怒激於衷固不及手版之期妖靡勝德宜就死地而不得以去也昔孫叔敖斷蛇二首周子隱斬蛟九洞皆未聞笏從事以此較彼更為卓絕石徂徕以大手筆為之銘於天

地間純剛至正之氣深致意焉豈溢美於公哉顧此一  
笏自宋祥符以來於今幾三百祀中間日引月長經涉  
兵燹不知其幾千百變乃巍然獨存八世孫巨源甫尚  
永寶之非夫神物呵護以章前修剛正之舉詎能爾耶  
故嘗謂巨源什襲祖笏奉以周旋使朔南名彥詠歌不  
足賢於魏文貞公之孫遠矣暇日當須齋沐以希快覩  
荆溪許應祈題

原魯孔公登進士第初筮寧州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出

入神座下衆以為神州守率僚佐拜祭之蛇出公即衆  
列直前奮笏擊蛇首蛇斃衆大驚已而皆嘆服宋舊史  
及王偁東都事畧具載其事然不紀其歲月考公履歷  
自寧州推官轉大理丞知仙源縣入為太常博士仁宗  
天聖九年擢右正言劾曹利用羅崇勲以是推之公在  
寧州時非真宗末年即仁宗初年也夫信道篤者不見  
怵於邪用心剛者不詭隨於俗此君子之恒也原魯此  
舉切於救時弊正人心故有切於世教也甚大章聖之



世神仙禱祀之事方盛所謂天慶觀者大中祥符間創  
於郡國者也時丁謂為相每齋禱必奏鶴降宰相以奏鶴  
固寵推官以擊妖蛇知名其救世弊正人心之功為何  
如哉他日使契丹方燕優人以先聖為戲公艱然出主  
客邀還廷中強之謝公曰兩國通好以禮俳優侮聖人  
而弗之禁是北朝之過也又何謝既還言者論其生事  
開衅詔詰公公對曰契丹見漢使輒侮易不較恐益慢  
中國仁宗然之此意與擊蛇正同切於救時激於為義

不自知其勇也公豈立異駭俗者哉裔孫之居三衢者  
曰世平甫寶藏是笏殆三百年其子思構至京師攜以  
眎予木色蒼勁節理疏直異他笏材妖漬猶在而公之  
剛方正大之氣與笏俱存者使人悚息而增敬焉名大  
夫士題詠盈軸因識予言於別卷云至正乙酉七月辛  
卯後學廬陵歐陽玄書

禮云笏度二尺有六寸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竹本又云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備忽忘也秦

地間純剛至正之氣深致意焉豈溢美於公哉顧此一  
笏自宋祥符以來於今幾三百祀中間日引月長經涉  
兵燹不知其幾千百變乃巍然獨存八世孫巨源甫尚  
永寶之非夫神物呵護以章前修剛正之舉詎能爾耶  
故嘗謂巨源什襲祖笏奉以周旋使朔南名彥詠歌不  
足賢於魏文貞公之孫遠矣暇日當須齋沐以希快覩  
荆溪許應祈題

原魯孔公登進士第初筮寧州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出

入神座下衆以為神州守率僚佐拜祭之蛇出公即衆  
列直前奮笏擊蛇首蛇斃衆大驚已而皆嘆服宋舊史  
及王偁東都事畧具載其事然不紀其歲月考公履歷  
自寧州推官轉大理丞知仙源縣入為太常博士仁宗  
天聖九年擢右正言劾曹利用羅崇勲以是推之公在  
寧州時非真宗末年即仁宗初年也夫信道篤者不見  
怵於邪用心剛者不詭隨於俗此君子之恒也原魯此  
舉切於救時弊正人心故有切於世教也甚大章聖之

世神仙禱祀之事方盛所謂天慶觀者大中祥符間創  
於郡國者也時丁謂為相每齋禱必奏鶴降宰相以奏鶴  
固寵推官以擊妖蛇知名其救世弊正人心之功為何  
如哉他日使契丹方燕優人以先聖為戲公艱然出主  
客邀還廷中強之謝公曰兩國通好以禮俳優侮聖人  
而弗之禁是北朝之過也又何謝既還言者論其生事  
開衅詔詰公公對曰契丹見漢使輒侮易不較恐益慢  
中國仁宗然之此意與擊蛇正同切於救時激於為義

不自知其勇也公豈立異駭俗者哉裔孫之居三衢者  
曰世平甫寶藏是笏殆三百年其子思構至京師攜以  
眎予木色蒼勁節理疏直異他笏材妖漬猶在而公之  
剛方正大之氣與笏俱存者使人悚息而增敬焉名大  
夫士題詠盈軸因識予言於別卷云至正乙酉七月辛  
卯後學廬陵歐陽玄書

禮云笏度二尺有六寸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竹本又云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備忽忘也秦

自荆軻之變謁者持匕首從官執刀劍以備不虞漢高  
脩文治制以手版侍宋祥符元年始賜進士袍笏五年  
而四十五世祖中丞公登進士第亦與焉初任寧州幕  
官州天慶觀真武象下有蛇妖咸以為神刺史率僚佐  
日謁其廷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惑吾民亂吾  
俗殺無赦而以笏擊之斃衆驚嘆云神龍尚強況其他  
乎其笏長尺餘槐為之非它木材與古制異實登第時  
所賜也公之季孫四十七代族長中奉公藏於家世守

之後遭靖康之亂高宗南渡與姪四十八代襲封拜疏  
行闕賜田宅居三衢延祐元祀文運肇興中奉公六世  
平叔父歸闕里與上計之偕會宗族接教氣之感因出  
所藏笏以示諸故老思立時方總角侍諸父肅拜而觀  
之質理奇秀妖血殷漬手澤具存凜乎莫不祇懼自分  
據隔絕祖庭子孫不得見者百八十三年矣又三十二  
年思立叅議中書日從弟思構復攜入京師謁選再獲  
一覩故得畧叙本末嗚呼魏謩守鄭公之笏纔五世而



唐人猶比之甘棠況於詩禮遺書又豈甘棠之比哉予  
小子敢不夙夜兢業尚祖宗之丕靈正道未喪斯笏必  
能壽其傳幸寶之至正丙戌春九月世孫思立謹識

右擊蛇銘羅元所錄本楷法精妙李內翰甚  
愛其書因出示得借歸一錄蓋不能效其筆  
意乃復草草



自荆軻之變謁者持匕首從官執刀劍以備不虞漢高  
脩文治制以手版侍宋祥符元年始賜進士袍笏五年  
而四十五世祖中丞公登進士第亦與焉初任寧州幕  
官州天慶觀真武象下有蛇妖咸以為神刺史率僚佐  
日謁其廷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惑吾民亂吾  
俗殺無赦而以笏擊之斃衆驚嘆云神龍尚強況其他  
乎其笏長尺餘槐為之非它木材與古制異實登第時  
所賜也公之季孫四十七代族長中奉公藏於家世守

之後遭靖康之亂高宗南渡與姪四十八代襲封拜疏  
行闕賜田宅居三衢延祐元祀文運肇興中奉公六世  
平叔父歸闕里與上計之偕會宗族接教氣之感因出  
所藏笏以示諸故老思立時方總角侍諸父肅拜而觀  
之質理奇秀妖血殷漬手澤具存凜乎莫不祇懼自分  
據隔絕祖庭子孫不得見者百八十三年矣又三十二  
年思立叅議中書日從弟思構復攜入京師謁選再獲  
一覩故得畧叙本末嗚呼魏謩守鄭公之笏纔五世而

唐人猶比之甘棠況於詩禮遺書又豈甘棠之比哉予  
小子敢不夙夜兢業尚祖宗之丕靈正道未喪斯笏必  
能壽其傳幸寶之至正丙戌春九月世孫思立謹識

右擊蛇銘羅元所錄本楷法精妙李內翰甚  
愛其書因出示得借歸一錄蓋不能效其筆  
意乃復草草



水德婦李氏節行

序

彛倫風教之所由生也聖人筆之經昭乎若日月之垂  
天而有目者覩矣然予觀乎詩王道得而王化淳者二  
南之正其風渾渾爾也降而至邶鄘以下之詩之風之  
變則有美有刺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春秋則有褒  
有貶矣夫婦居室之常婚姻端本之要尤聖經之所慎  
重而十三國變風之詩其所美者衛莊姜而止耳衛共

姜而止耳若牆茨諸篇抑何其刺多而美寡耶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其所褒者紀叔姬而止耳宋共姬而止耳若孫於齊諸策抑何其貶多而褒寡耶予之感於斯久矣適有以蕪之崑邑水節婦傳示予者其文則錢塘陳君潛夫為之其播之詠歌者則皆四方之聞人其信而有徵者耶當節婦之早嫠邑人爭聘之而不貳至自縊以絕群望此與衛共姜之矢靡他奚以異及其身在胥靡或勸之無以居孀對冀弗與同產連坐者而節婦



堅莫之從此與紀叔姬之不歸宗國而歸於鄆奚以異  
彼豪獷吏又乘其危讐之以威而利以怵之節婦又慷  
慨拒於辭色此與宋共姬之寧逮火而死不肯少避火  
以生者其志亦不大相異也凡此三節者能聞古人之  
風而興起有如萬一遇夫婦之變尚豈異於衛莊姜之  
無怨懟哉嗚呼賢矣夫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賢而宜  
詩歌之詩人之旨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事  
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人也予是以知斯人

之不幸而有斯哀也予是以知斯人之不幸而有斯名也作節行詩序

燕人金文徵

傳

節婦李名惠蘓之崑邑人也水德之妻也幼專靜不妄言笑聞女以貞烈著行者則欣然慕之年十九而嫁嫁二年而寡即屏去繁飾誓死以守義服閭里人爭以禮聘者至十數不為之變媒氏則以言動之曰夫人年少而無子其如衰老無托何節婦毅然曰是誠何言夫天

水德婦李氏節行

序

彛倫風教之所由生也聖人筆之經昭乎若日月之垂  
天而有目者覩矣然予觀乎詩王道得而王化淳者二  
南之正其風渾渾爾也降而至邶鄘以下之詩之風之  
變則有美有刺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春秋則有褒  
有貶矣夫婦居室之常婚姻端本之要尤聖經之所慎  
重而十三國變風之詩其所美者衛莊姜而止耳衛共

姜而止耳若牆茨諸篇抑何其刺多而美寡耶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其所褒者紀叔姬而止耳宋共姬而止耳若孫於齊諸策抑何其貶多而褒寡耶予之感於斯久矣適有以蕪之崑邑水節婦傳示予者其文則錢塘陳君潛夫為之其播之詠歌者則皆四方之聞人其信而有徵者耶當節婦之早嫠邑人爭聘之而不貳至自縊以絕群望此與衛共姜之矢靡他奚以異及其身在胥靡或勸之無以居孀對冀弗與同產連坐者而節婦

堅莫之從此與紀叔姬之不歸宗國而歸於鄆奚以異  
彼豪獷吏又乘其危讐之以威而利以怵之節婦又慷  
慨拒於辭色此與宋共姬之寧逮火而死不肯少避火  
以生者其志亦不大相異也凡此三節者能聞古人之  
風而興起有如萬一遇夫婦之變尚豈異於衛莊姜之  
無怨懟哉嗚呼賢矣夫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賢而宜  
詩歌之詩人之旨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事  
也予是以知斯世之不幸而有斯人也予是以知斯人

之不幸而有斯哀也予是以知斯人之不幸而有斯名也作節行詩序

燕人金文徵

傳

節婦李名惠蘓之崑邑人也水德之妻也幼專靜不妄言笑聞女以貞烈著行者則欣然慕之年十九而嫁嫁二年而寡即屏去繁飾誓死以守義服閭里人爭以禮聘者至十數不為之變媒氏則以言動之曰夫人年少而無子其如衰老無托何節婦毅然曰是誠何言夫天

也天可貳乎夫不壽予無子是命也吾則守義而已安知  
其他若亟去無汙吾遂引繩自經賴其姊護之得不死  
聘者遂止洪武癸丑其宗以事系京獄同產當連坐邑  
吏之任事者以勢要之曰若適人則可存李氏後不然  
俱蹈禍無為也節婦忿然曰若然則禮義可以危急去  
也吾志決矣雖萬被誅戮無悔也至或有勉其無以居  
孀對者節婦不之從一以實對上官高其行以聞得護  
送還家業已沒於官無所歸矣節婦依貸所親僦屋而

居紡織縫紉以自給其兄姊之孤女嫁而寡者嫁而失  
所依者幼而未有歸者咸聚而食之閨門雍睦泊如也  
節婦年若干距夫卒已二十四年矣

贊曰吾嘗觀古節義行事凜凜在人耳目竊謂天地剛  
直之氣流行於兩間其鍾在人者固不以古今異也是  
何今之世獨無有哉李氏誓死守義當流離顛沛之際  
言論慷慨益久愈堅毅然有丈夫氣謂非得天地剛正  
之氣乎彼朝哭其夫而志已他往聞李氏行事而不之



慚者無人心者也故為傳其事以俟觀風者采焉

錢塘陳潛

題後

右崑邑水德之妻李氏年少夫亡無子守義孀居雖貧窮患難焚焚無依而志益堅能為其無所為而為可無媿於曹文叔之妻也今世之齷齪屈身苟活者能無愧於李氏也哉錢塘陳先生潛夫為之傳而李貞節彰矣蓋潛夫學行卓卓少許可其言足徵予三覆之餘并識

於後 豐城余銓

詩

繫節婦李剛而毅伉儷再期所天逝遶首垢面屏簪珥  
隣媼媒蘖言以說下無兒息旁無恃斃然子立非遠計  
上指天日矢不貳引繩自經明已意伯姊往救出死地  
絕而復蘇息浮議薦罹變故投荒裔執言不回身免竄  
放還鄉里行益厲朝夕紡織供飲食聚兄弟孤一室內  
撫育教語若已出貞哉沉江逮火斃之死靡他柏舟誓

也天可貳乎夫不壽予無子是命也吾則守義而已安知  
其他若亟去無汙吾遂引繩自經賴其姊護之得不死  
聘者遂止洪武癸丑其宗以事系京獄同產當連坐邑  
吏之任事者以勢要之曰若適人則可存李氏後不然  
俱蹈禍無為也節婦忿然曰若然則禮義可以危急去  
也吾志決矣雖萬被誅戮無悔也至或有勉其無以居  
孀對者節婦不之從一以實對上官高其行以聞得護  
送還家業已沒於官無所歸矣節婦依貸所親僦屋而

居紡織縫紉以自給其兄姊之孤女嫁而寡者嫁而失  
所依者幼而未有歸者咸聚而食之閨門雍睦泊如也  
節婦年若干距夫卒已二十四年矣

贊曰吾嘗觀古節義行事凜凜在人耳目竊謂天地剛  
直之氣流行於兩間其鍾在人者固不以古今異也是  
何今之世獨無有哉李氏誓死守義當流離顛沛之際  
言論慷慨益久愈堅毅然有丈夫氣謂非得天地剛正  
之氣乎彼朝哭其夫而志已他往聞李氏行事而不之

慚者無人心者也故為傳其事以俟觀風者采焉

錢塘陳潜

### 題後

右崑邑水德之妻李氏年少夫亡無子守義孀居雖貧窮患難焚焚無依而志益堅能為其無所為而為可無媿於曹文叔之妻也今世之齷齪屈身苟活者能無愧於李氏也哉錢塘陳先生潜夫為之傳而李貞節彰矣盖潜夫學行卓卓少許可其言足徵予三覆之餘并識

於後 豐城余銓

詩

繫節婦李剛而毅伉儷再期所天逝遶首垢面屏簪珥  
隣媼媒蘖言以說下無兒息旁無恃斃然子立非遠計  
上指天日矢不貳引繩自經明已意伯姊往救出死地  
絕而復蘇息浮議薦罹變故投荒裔執言不回身免竄  
放還鄉里行益厲朝夕紡織供飲食聚兄弟孤一室內  
撫育教語若已出貞哉沉江逮火斃之死靡他柏舟誓

悲歌黃鵠以見志禮宗罵賊速盡惠景行義桓旌厥懿

縊車刺

關

刀割鼻剪髮投井斧斷臂繫節婦李誠可儷

陳子作傳庶無愧於戲偷生等犬彘

汝陽袁華

良人應早世貞婦自名門鏡缺人虧影蘭衰命在根斂  
容知頽色翻袂掩唬痕易斷生前誼難忘死後恩柏舟  
詩在昔愧我若為論

丹丘吳偶

彼美水家婦節行端可許藁砧既云沒銜哀告無所疎  
櫺月流光形影相弔與一以貞自守長年事機杼厥志

莫我奪天言惟死拒托身比松柏肯受冰雪阻嗟嗟桃李花酣春媚芳野朝開暮還落曷能久延佇載歌節婦詩敦風振頽靡

吳興盧煥

崑丘故鄉邑一別三十年歸來訪陳迹衰草迷寒烟我戢貞節門屹立山之前云是水德婦二十失所天黃鵠去不返泣涕徒漣漣之死矢弗貳節行金石堅吏以威福說媒以笙簧言了若耳不聞此心如井泉機杼玉指寒孤燈照愁眠僦居蔽風雨撫育諸顛連寥寥千載下



睹彼節婦賢

東陽沈中

水家婦李女生長深閨好眉嫵適人未久移所天日  
日靈前哭如雨百年大義不可孤此心今知鬼是夫蕭  
條白屋風雨夕青燈照影寒蛩呼東家媒娘曾致語誘  
以黃金百端綺古今一醺無改更妾身念之惟有死寡  
居紡織三十年生計粗遣天垂憐剪髮截鼻良自苦柏  
舟永矢同稱賢持家守道非求銜節行貞堅端可羨鄉  
里嘖嘖播芳名千載清風著家傳

高平范中立

水家貞婦蘭蕙姿念載孀居節自持陶女矢詩黃鵠搵  
共姜誓死柏舟詩感時顧影臨鸞鏡舉案傷心對總帷  
只恨同生未同穴九原無路不勝悲

曲阜孔克讓

右崑山李節婦傳國子學正潛夫陳先生所作  
節婦二十而夫死夫死無子守節者二十又四  
年今年幾五十嗚呼李氏誠可書也余嘗居崑  
山惟聞有王節婦一人不知有李氏蓋王素多  
貲李甚貧鄉里不為表白故不見稱於人也觀

悲歌黃鵠以見志禮宗罵賊速盡惠景行義桓旌厥懿

縊車刺

關

刀割鼻剪髮投井斧斷臂繫節婦李誠可儷

陳子作傳庶無愧於戲偷生等犬彘

汝陽袁華

良人應早世貞婦自名門鏡缺人虧影蘭衰命在根  
斂容知頽色翻袂掩唬痕易斷生前誼難忘死後恩  
柏舟詩在昔愧我若為論

丹丘吳偶

彼美水家婦節行端可許藁砧既云沒銜哀告無所疎  
櫺月流光形影相弔與一以貞自守長年事機杼厥志

莫我奪天言惟死拒托身比松柏肯受冰雪阻嗟嗟桃李花酣春媚芳野朝開暮還落曷能久延佇載歌節婦詩敦風振頽靡

吳興盧煥

崑丘故鄉邑一別三十年歸來訪陳迹衰草迷寒烟我  
我貞節門屹立山之前云是水德婦二十失所天黃鵠  
去不返泣涕徒漣漣之死矢弗貳節行金石堅吏以威  
福說媒以笙簧言了若耳不聞此心如井泉機杼玉指  
寒孤燈照愁眠僦居蔽風雨撫育諸顛連寥寥千載下

睹彼節婦賢

東陽沈中

水家婦李女生長深閨好眉嫵適人未久移所天日  
日靈前哭如雨百年大義不可孤此心今知鬼是夫蕭  
條白屋風雨夕青燈照影寒蛩呼東家媒娘曾致語誘  
以黃金百端綺古今一醺無改更妾身念之惟有死寡  
居紡織三十年生計粗遣天垂憐剪髮截鼻良自苦柏  
舟永矢同稱賢持家守道非求銜節行貞堅端可羨鄉  
里嘖嘖播芳名千載清風著家傳

高平范中立

水家貞婦蘭蕙姿念載孀居節自持陶女矢詩黃鵠搵  
共姜誓死柏舟詩感時顧影臨鸞鏡舉案傷心對總帷  
只恨同生未同穴九原無路不勝悲

曲阜孔克讓

右崑山李節婦傳國子學正潛夫陳先生所作  
節婦二十而夫死夫死無子守節者二十又四  
年今年幾五十嗚呼李氏誠可書也余嘗居崑  
山惟聞有王節婦一人不知有李氏蓋王素多  
貲李甚貧鄉里不為表白故不見稱於人也觀

李氏之不見稱於人則天下之無聞於世者多矣是可傷也是可傷也今制天下鄉保郡縣立申明亭以罰惡繼又立旌善亭以賞善余行南北見申明所列姓名甚多而旌善獨無一人豈真無其人耶人之不樂稱人之善善人之不得聞於世豈細故哉雖然李氏節行能使國子先生文之名公卿詩之天理豈不較然明白耶他日良有司必首能承上旨意列名旌善光表其

門者矣李氏之夫水氏名德為賦崑山五章章

四句

崑山之陽有玉溫兮惠也如玉不可焚兮崑山之陰有  
石儼兮惠也如石不可轉兮下有別鶴巢於山松鶴唳  
皎月松號悲風上有孤鸞棲於山柏鸞翔間雲柏老積  
雪松柏可摧鸞鶴可伍惟此玉石勒名千古

齊郡張紳

水節婦李能以貞義自誓臨難不回廬陵易恒

作詩以紀之



厥俗靡義是履孝婦令女事有矣陳子作傳遲良史海  
枯石爛婦不死吁嗟乎節孝李

易恒

予觀節婦臨難時小人乘間以利誘其陷於不義婦  
拒以正論而止固婦之罪人又能育族中無歸之子  
女五人俾其得所則視世之享富貴而以途人待故  
人饑餓者又何如哉尤婦之罪人也吁其可尚也已  
矣時洪武壬戌立春前二日書於李氏之書堂

恒又識

婉而淑靜且寧玉之瑩冰之清一與醺同死生早不天

守玆玆天弗貳遂自經志益勵行益貞事紡績撫養惇

拯頽俗是宜旌

松南法詢

寒水無波不離井古磚作鏡何人信崑山節婦水德妻  
持鏡照心不照影捲下鴛鴦衾擲下鴛鴦枕嗟嗟未亡

人所天身已殞碧梧老去鳳單棲半點殘燈照孤影

廬陵

先廖敬

人倫重綱常婦道無二天良人失和聲擘斷瑟瑟絃孀  
居誓不續風化天下先既遭里人毀貞立何所偏自比

李氏之不見稱於人則天下之無聞於世者多矣是可傷也是可傷也今制天下鄉保郡縣立申明亭以罰惡繼又立旌善亭以賞善余行南北見申明所列姓名甚多而旌善獨無一人豈真無其人耶人之不樂稱人之善善人之不得聞於世豈細故哉雖然李氏節行能使國子先生文之名公卿詩之天理豈不較然明白耶他日良有司必首能承上旨意列名旌善光表其

門者矣李氏之夫水氏名德為賦崑山五章章

四句

崑山之陽有玉溫兮惠也如玉不可焚兮崑山之陰有  
石儼兮惠也如石不可轉兮下有別鶴巢於山松鶴唳  
皎月松號悲風上有孤鸞棲於山柏鸞翔間雲柏老積  
雪松柏可摧鸞鶴可伍惟此玉石勒名千古

齊郡張紳

水節婦李能以貞義自誓臨難不回廬陵易恒

作詩以紀之

厥俗靡義是履孝婦令女事有矣陳子作傳遲良史海  
枯石爛婦不死吁嗟乎節孝李

易恒

予觀節婦臨難時小人乘間以利誘其陷於不義婦  
拒以正論而止固婦之罪人又能育族中無歸之子  
女五人俾其得所則視世之享富貴而以途人待故  
人饑餓者又何如哉尤婦之罪人也吁其可尚也已  
矣時洪武壬戌立春前二日書於李氏之書堂

恒又識

婉而淑靜且寧玉之瑩冰之清一與醺同死生早不天

守玆玆天弗貳遂自經志益勵行益貞事紡績撫養惇

拯頽俗是宜旌

松南法詢

寒水無波不離井古磚作鏡何人信崑山節婦水德妻  
持鏡照心不照影捲下鴛鴦衾擲下鴛鴦枕嗟嗟未亡  
人所天身已殞碧梧老去鳳單棲半點殘燈照孤影

廬陵

先 廖敬

人倫重綱常婦道無二天良人失和聲孽斷瑟琴絃孀  
居誓不續風化天下先既邇里人毀貞立何所偏自比

青山石心如古井泉聽使外物誘不連亦不遷遂令汙濁婦尤當思靜專雖得秉彛理更用文章宣潛光表淑

德萬古日月懸

淞南張激

跋

古之人以忠孝節義自見者必見錄於史官以為天下後世勸善則立言君子以發潛闡幽為事者亦從而書之以告當世誠以天理民彝所繫不可得而已也夫豈尋常細故哉崑山李節婦惠水德之配也年二十未有

子而寡誓死以守義今廿有四年矣吾師潛齋陳先生  
實為傳其事而節婦之幽光頗以白矣且吾師之言信  
必傳世而行後而一時聞人又播為詩歌以美之節婦  
雖云不可而托斯文以傳不朽則有甚幸者焉其姪李  
進伯哀集若干篇裝潢成軸以示于予伏覩聖朝崇尚  
節義使者行部必孳孳以詢察咨訪為務有以上聞將  
見龍光下賁表異其門則於天理民彝益增重矣豈不  
偉歟故感而為之書洪武十四年十月十日奉議大夫



通政使司試左通政余愼題

人之有生不可不知其道且夫女事夫臣事君厥志終始無可渝者蓋夫乃天也可不盡其道乎同郡水德婦李氏年少寡居德容兼備紡績自養或以勢利誘之毅然拒之則見其志撻堅確儼若秋霜烈日不可犯錢塘陳潛夫端友也既為之傳言豈誣哉李氏能守其道而不失其節貞可尚矣余雖不文每讀前代節行諸傳未嘗不掩卷起敬况乎今日目擊而親睹之耶嗟時之人

徒知有生之榮不知有生之辱大義淪喪小德奚足論  
歟使其知有李氏之風焉得無愧於心乎斯言膚淺尚  
俟國史采撫以警流俗云

妻東曹掾字長通

又詩

崑有李女淑且貞兮爰配君子鳳凰和鳴兮夢未維熊  
夫歸杳冥兮晝哭素帷洒淚盈盈兮夜績青燈抱影惻  
惻兮巧言蠱惑欲效雉經兮之死靡它艱險履冰兮終  
焉允臧天理足徵兮義撫孤弱鞠育望成兮岩谷無人

青山石心如古井泉聽使外物誘不連亦不遷遂令汙濁婦尤當思靜專雖得秉彛理更用文章宣潛光表淑

德萬古日月懸

淞南張激

跋

古之人以忠孝節義自見者必見錄於史官以為天下後世勸善則立言君子以發潛闡幽為事者亦從而書之以告當世誠以天理民彝所繫不可得而已也夫豈尋常細故哉崑山李節婦惠水德之配也年二十未有

子而寡誓死以守義今廿有四年矣吾師潛齋陳先生  
實為傳其事而節婦之幽光頗以白矣且吾師之言信  
必傳世而行後而一時聞人又播為詩歌以美之節婦  
雖云不可而托斯文以傳不朽則有甚幸者焉其姪李  
進伯哀集若干篇裝潢成軸以示于予伏覩聖朝崇尚  
節義使者行部必孳孳以詢察咨訪為務有以上聞將  
見龍光下賁表異其門則於天理民彝益增重矣豈不  
偉歟故感而為之書洪武十四年十月十日奉議大夫

通政使司試左通政余愷題

人之有生不可不知其道且夫女事夫臣事君厥志終始無可渝者蓋夫乃天也可不盡其道乎同郡水德婦李氏年少寡居德容兼備紡績自養或以勢利誘之毅然拒之則見其志撻堅確儼若秋霜烈日不可犯錢塘陳潛夫端友也既為之傳言豈誣哉李氏能守其道而不失其節貞可尚矣余雖不文每讀前代節行諸傳未嘗不掩卷起敬况乎今日目擊而親睹之耶嗟時之人

徒知有生之榮不知有生之辱大義淪喪小德奚足論  
歟使其知有李氏之風焉得無愧於心乎斯言膚淺尚  
俟國史采撫以警流俗云

妻東曹掾字長通

又詩

崑有李女淑且貞兮爰配君子鳳凰和鳴兮夢未維熊  
夫歸杳冥兮晝哭素帷洒淚盈盈兮夜績青燈抱影惇  
惇兮巧言蠱惑欲效雉經兮之死靡它艱險履冰兮終  
焉允臧天理足徵兮義撫孤弱鞠育望成兮岩谷無人

蘭蕙自馨兮霜雪沍寒松柏獨青兮一身秉節千載著  
名兮孰與為儔共姜陶嬰兮旌表可待光賁門庭兮彼  
貳心者覩顏偷生兮鑒以衆目涇濁渭清兮老人作頌  
庶示勸懲兮洪武十六年秋七月既望司業王嘉會書  
於彝倫堂

周道興二南之詩為正風漢廣白茅上作下應  
婦無有不由於正者周之教也陵夷之久變風  
於是乎作焉然則謂之正者性正而習亦正也

上之人能庶之富之而教之也謂之變風者性  
未有不正而習或變也上失其道則下遂失其  
教非其性之罪也故有天命之性不可無修道  
之教然變風之世去文王之教遠矣鶉之奔奔  
信醜矣無共姜之柏舟乎株林澤陂信無禮矣  
無宋伯姬夜不下堂而火乎此性也不與變風  
俱變者也正變懸絕人品相去遠矣性與習之  
累耳若夫兵革前驅衣食內迫苟且活性命權



宜徇風俗者屢變矣獨崑山李氏惠年十九歸  
水德二年而寡且無子邑人爭委禽焉誓不奪  
志於今二十餘年鄉里以節稱而士大夫贊咏  
之盈軸夫然後知夫性之自然有不待於邦國  
之教嫠婦之生全其良心是何美也

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崑岡孕秀氣清淑  
脫笄解髻弃膏沐粒聚絲蓄佐不足速於訟終不從婦  
也高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躬懷清臺高齊玉峰名

與婁水流無窮

吳郡周南老題

李氏女水德妻生來蕙質多令儀年方十九始擇歸二十有一身已殘崩城哭聲淚交墮化石望回情轉悲掩却嫁時鏡愁對孤鸞影蜂媒來往漫自狂淨洗孤粧容不整髮似春風楊柳花也隨蝴蝶過東家誓將守志只如一任自穿墉作鼠牙將老無兒息夜夜挑燈事機織縱令石爛海揚塵皎皎如初總不易陳君傳述名乃聞宛勝官長表其門北里西隣美貞節死前艱難那可說

蘭蕙自馨兮霜雪沍寒松柏獨青兮一身秉節千載著  
名兮孰與為儔共姜陶嬰兮旌表可待光賁門庭兮彼  
貳心者覩顏偷生兮鑒以衆目涇濁渭清兮老人作頌  
庶示勸懲兮洪武十六年秋七月既望司業王嘉會書  
於彝倫堂

周道興二南之詩為正風漢廣白茅上作下應  
婦無有不由於正者周之教也陵夷之久變風  
於是乎作焉然則謂之正者性正而習亦正也

上之人能庶之富之而教之也謂之變風者性  
未有不正而習或變也上失其道則下遂失其  
教非其性之罪也故有天命之性不可無修道  
之教然變風之世去文王之教遠矣鶉之奔奔  
信醜矣無共姜之柏舟乎株林澤陂信無禮矣  
無宋伯姬夜不下堂而火乎此性也不與變風  
俱變者也正變懸絕人品相去遠矣性與習之  
累耳若夫兵革前驅衣食內迫苟且活性命權

宜徇風俗者屢變矣獨崑山李氏惠年十九歸  
水德二年而寡且無子邑人爭委禽焉誓不奪  
志於今二十餘年鄉里以節稱而士大夫贊咏  
之盈軸夫然後知夫性之自然有不待於邦國  
之教嫠婦之生全其良心是何美也

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崑岡孕秀氣清淑  
脫笄解髻弃膏沐粒聚絲蓄佐不足速於訟終不從婦  
也高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躬懷清臺高齊玉峰名

與婁水流無窮

吳郡周南老題

李氏女水德妻生來蕙質多令儀年方十九始擇歸二十有一身已殘崩城哭聲淚交墮化石望回情轉悲掩却嫁時鏡愁對孤鸞影蜂媒來往漫自狂淨洗孤粧容不整髮似春風楊柳花也隨蝴蝶過東家誓將守志只如一任自穿墉作鼠牙將老無兒息夜夜挑燈事機織縱令石爛海揚塵皎皎如初總不易陳君傳述名乃聞宛勝官長表其門北里西隣美貞節死前艱難那可說

古文郭子艸竹西

彼美閨中質居寡當盛年柏舟曾有誓玉貌忍重妍寒

暑頻交代貞堅自不遷儒林爭頌述文石看新鐫

金華吳沉

澹仲

朱絲托寶瑟流萍寄綠水水枯萍尚在瑟碎絃不弛憶

昨箕帚初結言共終始錦衾幾何時潛寐長不起羅襟

為誰開鬢髮為誰理蹇修何為來悲嘯發皓齒飛霍不

再陽豈無桃與李保此冰玉身見彼黃泉裡

潯陽張來儀

茶生根不移菊謝枝不離婦天一醮終不改天且可改  
三綱隳傷哉古道久凋喪况乃造昧雲雷時昔為東家  
婦今作西家妻小草有貞性人反禽犢為世無障川手  
瀾倒誰能支彼美節婦李卓卓見所稀早歲事良人舉  
案與眉齊一朝破鏡飛上天二十四載甘空閨不事治  
容粧不着嫁時衣皎皎玉雪搽暗室生光輝繭絲麻枲  
躬績紡晝响刀尺宵鳴機女紅為養不自飽族有嫠女  
咸相依媼言來冀惑彼寧知秉彜此心匪石不可轉憤



怒竟欲以死辭貞義凜莫奪上有天公知冥冥之中陰  
相之介爾景福錫爾遐壽樂哉黃髮以為期我歌節婦  
詩警彼薄俗漓惇惇女子能若斯男兒節義胡可虧嗚  
呼男兒節義何可虧節義不立非男兒

華亭黃章

玉之山麓滄海湄清淑氣萃生令人水家有婦抱冰節  
早歲即傷所天折髻螺不整鏡鸞空色槁形枯淚成血  
淚成血心愈悲不比世間生別離生離原有重來日死  
別竟無相見時舊業不復存辟廱禦寒饑饑寒迫身節

敢虧艱難萬變志不移清芬誦江左奕奕無盡期況能  
薰爾類同作蘭與芝山靈嘖嘖海神喜豈愁人世無人  
知滄海或可填玉山或可摧貞婦之心不可回

淮南石  
光霽

狂瀾奔注障者孰節婦李惠名最恭惠歸水氏再伏臘  
忽然一旦夫不祿荆釵布裙休膏沐之死靡他分幽獨  
還諸女姪家穆穆女工惟勤胥勸勗媒氏簧言污貞淑  
欲使冠裳等禽犢忽然自經兄解縛良人夜臺應瞑目  
同宗連坐係天獄僉言飾對罪可贖婦見上官以情告

古文郭子艸竹西

彼美閨中質居寡當盛年柏舟曾有誓玉貌忍重妍寒

暑頻交代貞堅自不遷儒林爭頌述文石看新鐫

金華吳沉

澹仲

朱絲托寶瑟流萍寄綠水水枯萍尚在瑟碎絃不弛憶

昨箕帚初結言共終始錦衾幾何時潛寐長不起羅襟

為誰開鬢髮為誰理蹇修何為來悲嘯發皓齒飛霍不

再陽豈無桃與李保此冰玉身見彼黃泉裡

潯陽張來儀

茶生根不移菊謝枝不離婦天一醺終不改天且可改  
三綱隳傷哉古道久凋喪况乃造昧雲雷時昔為東家  
婦今作西家妻小草有貞性人反禽犢為世無障川手  
瀾倒誰能支彼美節婦李卓卓見所稀早歲事良人舉  
案與眉齊一朝破鏡飛上天二十四載甘空閨不事治  
容粧不着嫁時衣皎皎玉雪搽暗室生光輝繭絲麻枲  
躬績紡晝响刀尺宵鳴機女紅為養不自飽族有嫠女  
咸相依媼言來冀惑彼寧知秉彜此心匪石不可轉憤

怒竟欲以死辭貞義凜莫奪上有天公知冥冥之中陰  
相之介爾景福錫爾遐壽樂哉黃髮以為期我歌節婦  
詩警彼薄俗漓惇惇女子能若斯男兒節義胡可虧嗚  
呼男兒節義何可虧節義不立非男兒

華亭黃章

玉之山麓滄海湄清淑氣萃生令人水家有婦抱冰節  
早歲即傷所天折髻螺不整鏡鸞空色槁形枯淚成血  
淚成血心愈悲不比世間生別離生離原有重來日死  
別竟無相見時舊業不復存辟廱禦寒饑饑寒迫身節

敢虧艱難萬變志不移清芬誦江左奕奕無盡期況能  
薰爾類同作蘭與芝山靈嘖嘖海神喜豈愁人世無人  
知滄海或可填玉山或可摧貞婦之心不可回

淮南石  
光霽

狂瀾奔注障者孰節婦李惠名最恭惠歸水氏再伏臘  
忽然一旦夫不祿荆釵布裙休膏沐之死靡他分幽獨  
還諸女姪家穆穆女工惟勤胥勸勗媒氏簧言污貞淑  
欲使冠裳等禽犢忽然自經兄解縛良人夜臺應瞑目  
同宗連坐係天獄僉言飾對罪可贖婦見上官以情告

官為上請回鄉曲吁嗟節婦義尤篤共姜令女真其屬  
清燈半世守茆屋松柏同操梅同馥皇華不日覽風俗

東觀直筆書汗竹

妻江沈丙

崑峰李婦世稱賢二十孀居失所天冰蘂素持心匪石  
衰麻忍著淚如泉機窓竹暗霜飛曉鏡匣塵昏月下弦  
無子營生遭亂裏有身甘老未亡前自經不憤媒言惑  
訴實寧教族禍連已報陳情恩持降即時歸里節仍全  
閤門孤幼能垂撫多士詞章喜甚傳誓比共姜名益著

歌諧陶女志逾堅昔年勵行應難並此日觀風孰敢先  
自是綱常千古事好將貞烈續遺編

廬陵伍介貞

又跋

余讀共姜柏舟詩未嘗不嘉其貞烈而嗟嘆之也今觀  
崑山之節婦李氏蓋亦類乎共姜者故大夫士歌咏之  
若其顛沛之際詞色慷慨與夫事女工以活族之孤嫠  
則共姜之所無而李之所有者若其詩見錄於聖人而  
列於三百篇傳之天下後世者則共姜之所有而李之



所無也如論其志行卓然自守而卒不可搖奪斯二人  
蓋異世而同符也嗚呼禮義之在人心不以盛衰存亡  
而變易之者於斯可見傳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余於節婦亦云洪武丁卯五月八日河東片石山人  
克明呂昭題

又詩

鳴雉在河洲飛鴻度河流嗟鴻非雉屬兩志能相投雉  
生有定偶鴻孤無再雋繫彼物情正胡乃人不修崑峯

水德婦志潔激潭秋新粧識夫面年華繞二周良人修  
奄逝嫠居終白頭持此不二心誓死同一丘玉顏紅粉  
盡翠幔蘭香收泣血每自誌悲思追柏舟世有未亡人  
朝哭朝歌謳豈非節婦恥重為睢鴻羞

胡漣

當途既失御典午紛披猖大樸日以漓薄俗悲風傷孀  
居惟令女獨以禮自防孤貞照日月雅撝凌冰霜悠悠  
百世下擅美誰聯芳近聞李名惠廼能負劍腸守節志  
不貳臨危行猶良事輕鴻毛並義重金石芳撫此異今

官為上請回鄉曲吁嗟節婦義尤篤共姜令女真其屬  
清燈半世守茆屋松柏同操梅同馥皇華不日覽風俗

東觀直筆書汗竹

妻江沈丙

崑峰李婦世稱賢二十孀居失所天冰蘖素持心匪石  
衰麻忍著淚如泉機窓竹暗霜飛曉鏡匣塵昏月下弦  
無子營生遭亂裏有身甘老未亡前自經不憤媒言惑  
訴實寧教族禍連已報陳情恩持降即時歸里節仍全  
閤門孤幼能垂撫多士詞章喜甚傳誓比共姜名益著

歌諧陶女志逾堅昔年勵行應難並此日觀風孰敢先  
自是綱常千古事好將貞烈續遺編

廬陵伍介貞

又跋

余讀共姜柏舟詩未嘗不嘉其貞烈而嗟嘆之也今觀  
崑山之節婦李氏蓋亦類乎共姜者故大夫士歌咏之  
若其顛沛之際詞色慷慨與夫事女工以活族之孤嫠  
則共姜之所無而李之所有者若其詩見錄於聖人而  
列於三百篇傳之天下後世者則共姜之所有而李之

所無也如論其志行卓然自守而卒不可搖奪斯二人  
蓋異世而同符也嗚呼禮義之在人心不以盛衰存亡  
而變易之者於斯可見傳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余於節婦亦云洪武丁卯五月八日河東片石山人  
克明呂昭題

又詩

鳴雉在河洲飛鴻度河流嗟鴻非雉屬兩志能相投雉  
生有定偶鴻孤無再雋繫彼物情正胡乃人不修崑峯

水德婦志潔激潭秋新粧識夫面年華繞二周良人修  
奄逝嫠居終白頭持此不二心誓死同一丘玉顏紅粉  
盡翠幔蘭香收泣血每自誌悲思追柏舟世有未亡人  
朝哭朝歌謳豈非節婦恥重為睢鴻羞

胡漣

當途既失御典午紛披猖大樸日以漓薄俗悲風傷孀  
居惟令女獨以禮自防孤貞照日月雅撝凌冰霜悠悠  
百世下擅美誰聯芳近聞李名惠廼能負劍腸守節志  
不貳臨危行猶良事輕鴻毛並義重金石芳撫此異今

昔感歎心難忘緬懷穹壤間  
舉舉同耿光於焉表風化

庶足扶綱常

長沙謝文宇明遠

昔攜箕帚順民風  
林末歸霞忽墮紅  
字寫桐花題品滿  
眼明水碧海雲空  
治平好在共姜並  
紡績今歸幽頌中

崑玉高寒三百丈  
山青不與舊時同

王起

又跋

女之事夫猶士之事君  
當秉天地剛正之氣  
忠節雖殊其分一也  
予嘗怪司馬公之作  
史也游俠者傳焉貨殖

者傳焉而不傳烈女行何耶蓋是時去古未遠風節尚存人知守一而已而不知他也降及東漢猶庶幾焉雖曹操之奸雄終其身不敢篡漢皇甫規妻寧死而不負其夫亦可知矣噫世道日降風俗日漓自元迄今吾邑得婦之貞烈者三其中亦有幸不幸也其幸者朱虎妻茅氏旌表門閭名照青史水德妻李氏策名天府播之聲詩亦已至矣嗚呼其不幸者則太倉周氏女于白刃之下從容就死可謂難矣而米風者遺之獨錢翁一傳



存焉是可嘆也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復論其

幸哉為臣婦者觀此亦可以少助剛正之氣矣

邑人盧彭祖字

長嬰

婦以節行旌非古也世弊俗偷情勝禮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別之則奚足以振頽靡昭貞烈也節婦李氏事筆於吾友陳潛夫之文言可徵也足為世教勸嗚呼秉彜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言未足以取徵耳深可歎也洪武壬戌夏六月望日周敏跋

又詩

媚婦青年志不羣鉛華寂寞幾經春簫中已斷孤鸞曲  
機上誰分米鳳文甘與寒梅同勁操肯將白壁浣緇塵  
惟應行義譽前古贏得清名表縉紳

章貢黃莊字伯敬

禮義在人心耿耿不可滅所以忠烈人之死保名節世  
降習俗移斯事豈云缺今觀節婦行稟操早奇絕景慕  
節義事臨危見貞烈平居尚所難况當值縲紲慷慨出  
語言丹心更昭晰凜然範薄偷上與古先列崑丘秀而

昔感歎心難忘緬懷穹壤間  
舉舉同耿光於焉表風化

庶足扶綱常

長沙謝文宇明遠

昔攜箕帚順民風  
林末歸霞忽墮紅  
字寫桐花題品滿  
眼明水碧海雲空  
治平好在共姜並  
紡績今歸幽頌中

崑玉高寒三百丈  
山青不與舊時同

王起

又跋

女之事夫猶士之事君  
當秉天地剛正之氣  
忠節雖殊其分一也  
予嘗怪司馬公之作  
史也游俠者傳焉貨殖

者傳焉而不傳烈女行何耶蓋是時去古未遠風節尚存人知守一而已而不知他也降及東漢猶庶幾焉雖曹操之奸雄終其身不敢篡漢皇甫規妻寧死而不負其夫亦可知矣噫世道日降風俗日漓自元迄今吾邑得婦之貞烈者三其中亦有幸不幸也其幸者朱虎妻茅氏旌表門閭名照青史水德妻李氏策名天府播之聲詩亦已至矣嗚呼其不幸者則太倉周氏女于白刃之下從容就死可謂難矣而米風者遺之獨錢翁一傳

存焉是可嘆也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復論其  
幸哉為臣婦者觀此亦可以少助剛正之氣矣

邑人盧彭祖字

長  
嬰

婦以節行旌非古也世弊俗偷情勝禮欲奪義其能以  
節名者不有以章別之則奚足以振頽靡昭貞烈也節  
婦李氏事筆於吾友陳潛夫之文言可徵也足為世教  
勸嗚呼秉彜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言未足以  
取徵耳深可歎也洪武壬戌夏六月望日周敏跋

又詩

媚婦青年志不羣鉛華寂寞幾經春簫中已斷孤鸞曲  
機上誰分米鳳文甘與寒梅同勁操肯將白壁浣緇塵  
惟應行義譽前古贏得清名表縉紳

章貢黃莊字伯敬

禮義在人心耿耿不可滅所以忠烈人之死保名節世  
降習俗移斯事豈云缺今觀節婦行稟操早奇絕景慕  
節義事臨危見貞烈平居尚所難况當值縲紲慷慨出  
語言丹心更昭晰凜然範薄偷上與古先列崑丘秀而

高妻水清且澈先生為作傳端厚風教設

後學朱吉

元氏失其馭綱常日以淪如何見婦人節義乃紛紜含  
笑蹈白刃謾罵損厥身下至里巷間遠邇風化聞崑山  
水節婦賦質婉且淳閨門著懿行及嫁母命申二載失  
所天哀號感比隣生死不再適願從泉下人或者諷非  
議忿然興怒嗔禽行欲相汙雉經豈無因豪吏乘我急  
要之結婚姻無由得上請戮彼滄江濱連逮獲賜宥仰  
荷再造恩歸來家室盡觸目皆荒榛僦屋庇風雨女工

度朝昏寒食一盂飯淚洒水氏坟自從喪亂來大義久  
不振屈膝幸苟活多是厚祿臣廉耻道已喪臨危竟忘  
君庶幾愧此輩正氣時一伸聖朝有盛典旌表節行倫  
皇華米民風願以行實陳傳之史冊內炳炳垂千春

錢震

吳人

衆人皆有偶孤生獨不辰既筭去親側于歸畢婚姻克  
配承君子率德義與仁好合如琴瑟和樂兩相親執手  
與偕老誓言豈昧陳誰云一朝異中道忽先淪瓶沉傷



綆斷鏡破惜鸞分空梁弔落月殘燈照孤魂幽閨離寒  
暑獨處慎苦心眷眷懷昔時愴惻淚沾巾生同世上匹  
死願穴中塵堅秉從一言終此百年身

盧儒

### 入跋

予觀古之君子固樂道人之善然亦未嘗有名之而不  
副其實者誠以天下後世之不可欺也錢塘陳潛夫先  
生傳李氏貞節事歷歷可考其必因其實而名之者耳  
不然則何以取信於諸名人又從而詠歌之邪嗚呼世

道降矣節義之人不易得矣若傳稱李氏者可謂風雨之鷄鳴晦冥之日月矣然則君子不知其實則已知其實又安可不揄揚之以為薄俗勸哉抑又聞潛夫明春秋必知慎予奪之旨余故書此以表其言之足徵若夫敘其事之本末則見於諸作者屢矣予奚庸贅

西河林鍾

此卷在李內翰處借歸吳才為錄今聞此卷

在沈石田家

高妻水清且澈先生為作傳端厚風教設

後學朱吉

元氏失其馭綱常日以淪如何見婦人節義乃紛紜含  
笑蹈白刃謾罵損厥身下至里巷間遠邇風化聞崑山  
水節婦賦質婉且淳閨門著懿行及嫁母命申二載失  
所天哀號感比隣生死不再適願從泉下人或者諷非  
議忿然興怒嗔禽行欲相汙雉經豈無因豪吏乘我急  
要之結婚姻無由得上請戮彼滄江濱連逮獲賜宥仰  
荷再造恩歸來家室盡觸目皆荒榛僦屋庇風雨女工

度朝昏寒食一盂飯淚洒水氏坟自從喪亂來大義久  
不振屈膝幸苟活多是厚祿臣廉耻道已喪臨危竟忘  
君庶幾愧此輩正氣時一伸聖朝有盛典旌表節行倫  
皇華米民風願以行實陳傳之史冊內炳炳垂千春

錢震

吳人

衆人皆有偶孤生獨不辰既筭去親側于歸畢婚姻克  
配承君子率德義與仁好合如琴瑟和樂兩相親執手  
與偕老誓言豈昧陳誰云一朝異中道忽先淪瓶沉傷

綆斷鏡破惜鸞分空梁弔落月殘燈照孤魂幽閨離寒  
暑獨處慎苦心眷眷懷昔時愴惻淚沾巾生同世上匹  
死願穴中塵堅秉從一言終此百年身

盧儒

### 入跋

予觀古之君子固樂道人之善然亦未嘗有名之而不  
副其實者誠以天下後世之不可欺也錢塘陳潛夫先  
生傳李氏貞節事歷歷可考其必因其實而名之者耳  
不然則何以取信於諸名人又從而詠歌之邪嗚呼世

道降矣節義之人不易得矣若傳稱李氏者可謂風雨之鷄鳴晦冥之日月矣然則君子不知其實則已知其實又安可不揄揚之以為薄俗勸哉抑又聞潛夫明春秋必知慎予奪之旨余故書此以表其言之足徵若夫敘其事之本末則見於諸作者屢矣予奚庸贅

西河林鍾

此卷在李內翰處借歸吳才為錄今聞此卷

在沈石田家

聽雨樓

篆

經雨樓

玉雪坡翁

至正廿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人王叔明於廬生  
聽雨樓中晝坐廬名恒字士恒時林東海雲林生同  
在此樓

詩

雨中市井迷烟霧樓底雨聲無著處不知雨到耳根來

還是耳根隨雨去好將此語問風帆聞見何時得暫閒  
鐘動鷄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樵人張雨為廬山  
甫題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

河濶樓低雨如洗祇疑身宿孤蓬底清晨倚檻看新晴  
依舊山光青滿几聽雨憐君隱市中我憂徭役苦為農  
田間那得風波險朝朝愁雨又愁風

荆蠻民倪璣

虛牖濛濛含宿霧瀑流礮響來何處江湖近向枕邊鳴  
林風又向簷前去挾水隨雲自往還塵根不染性安閒



多情一種嬌兒女淚滴天明翠被寒

至正廿五年歲在乙巳盧士恒攜至綠綺軒見示因  
次貞居外史詩韻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山人暨諸  
名流當不默然也後十又八年四月九日璣記

擬張外史倪隱君聽雨樓詩韻

湘簾颭浪縈香霧幽人高卧雲深處月明叢桂小山空  
疎烟白鳥滄江去沉浮里社樂蕭閒大隱何妨市井間  
拋却喧咻清淨耳草樓六月雨聲寒

塵生兩耳何由洗喜聽雨聲茅屋底洒然心地自清涼  
靜對爐熏時隱几乾坤納入懸壺中書田霑潤稱書農  
也勝江河風浪急客舟飄泊怨秋風

西礪老樵 蕪大年

城市不著耳江湖留此心樓高人更靜惟有夜懷深

醉翁

倪隱君索和張外史聽雨樓詩走筆二首答之

海氣雜嵐霧聽雨宜高處風雨無時無倏來復倏去搖  
搖心懸幡胡為不自閒世人曾聽雪無被不知寒

頭白嘗不洗聽雨車屋底兩耳任喧聒坐隱烏皮几筆

聽雨樓

篆

經雨樓

玉雪坡翁

至正廿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人王叔明於廬生  
聽雨樓中晝坐廬名恒字士恒時林東海雲林生同  
在此樓

詩

雨中市井迷烟霧樓底雨聲無著處不知雨到耳根來

還是耳根隨雨去好將此語問風帆聞見何時得暫閒  
鐘動鷄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樵人張雨為廬山  
甫題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

河濶樓低雨如洗祇疑身宿孤蓬底清晨倚檻看新晴  
依舊山光青滿几聽雨憐君隱市中我憂徭役苦為農  
田間那得風波險朝朝愁雨又愁風

荆蠻民倪璣

虛牖濛濛含宿霧瀑流礮響來何處江湖近向枕邊鳴  
林風又向簷前去挾水隨雲自往還塵根不染性安閒

多情一種嬌兒女淚滴天明翠被寒

至正廿五年歲在乙巳盧士恒攜至綠綺軒見示因  
次貞居外史詩韻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山人暨諸  
名流當不默然也後十又八年四月九日璣記

擬張外史倪隱君聽雨樓詩韻

湘簾颭浪縈香霧幽人高卧雲深處月明叢桂小山空  
疎烟白鳥滄江去沉浮里社樂蕭閒大隱何妨市井間  
拋却喧咻清淨耳草樓六月雨聲寒

塵生兩耳何由洗喜聽雨聲茅屋底洒然心地自清涼  
靜對爐熏時隱几乾坤納入懸壺中書田霑潤稱書農  
也勝江河風浪急客舟飄泊怨秋風

西礪老樵 蕪大年

城市不著耳江湖留此心樓高人更靜惟有夜懷深

醉翁

倪隱君索和張外史聽雨樓詩走筆二首答之

海氣雜嵐霧聽雨宜高處風雨無時無倏來復倏去搖  
搖心懸幡胡為不自閒世人曾聽雪無被不知寒

頭白嘗不洗聽雨車屋底兩耳任喧聒坐隱烏皮几筆

耕墨畦中自適如老農二仙

藏

今古神交在閨風

堅白  
老人

書於素行精舍

一榻春聲雨滿樓  
杏梢微濕五更頭  
東風更綠江南岸  
賣劍家家盡買牛

荷影香飄竹外樓  
雨聲滴碎採菱舟  
南風一夜生新漲  
魚鳥還知此樂不

積雨新涼轉蓐收  
碧梧初霽滿城秋  
隣家不識予心樂  
也愛書聲在小樓

天地嚴凝萬壑冰不堪寒雨洒孤燈一樓佳氣尤宜雪

紙帳生春睡未成

曲江錢惟善

春雲靄江郭鳩鳴朝夢餘樓中雨颯至煩抱淡云除歷

歷樹頭亂蕭蕭窻影虛如何門外水泥潦沒行車

渤海高啓

山窻孤春雨冷氣襲病膚鋪床閉齋閣衣被熏香爐風  
燈苦屢挑夜茗更再呼煩囂悉屏逐妙理在跏趺問子  
草樓底茲情還有無

承平時貞居張道師與雲林倪徵君並以翰墨



致高名於吳中二人亦雅相引重先君子與貞  
居游最早予時以童子侍坐隅尚能聆其風采  
今先君久已棄諸孤貞居亦化去天下多故而  
予始得從雲林君游至正乙巳季夏之九日予  
謁君於盧士恒氏之聽雨樓獲覩近製詩若畫  
冲澹雅論令人塵襟洒然既而士恒出此卷徵  
題二君之作具在因賦存歿口號附於卷末以  
寓感慨之思云

華陽洞裏烟霞悶靈石山中草樹荒惟有小樓曾宿處  
年年春雨滿滄浪

黃冠野服人逾玉畫卷詩篇老更奇白首故人無在者

小樓殘燭雨窓時

潯陽張附鳳

江雨飛來夜氣澄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敲枕  
影亂簷花獨對燈遠客異鄉生白髮故人今夕擁青綾  
致君堯舜慚無術思入湖天睡未能

淮南馬玉麟

草樓聽夜雨春燈隔重簾瓶中新茗煮盃裡舊香添風

耕墨畦中自適如老農二仙

藏

今古神交在閨風

堅白  
老人

書於素行精舍

一榻春聲雨滿樓  
杏梢微濕五更頭  
東風更綠江南岸  
賣劍家家盡買牛

荷影香飄竹外樓  
雨聲滴碎採菱舟  
南風一夜生新漲  
魚鳥還知此樂不

積雨新涼轉蓊收  
碧梧初霽滿城秋  
隣家不識予心樂  
也愛書聲在小樓

天地嚴凝萬壑冰不堪寒雨洒孤燈一樓佳氣尤宜雪

紙帳生春睡未成

曲江錢惟善

春雲靄江郭鳩鳴朝夢餘樓中雨颯至煩抱淡云除歷

歷樹頭亂蕭蕭窻影虛如何門外水泥潦沒行車

渤海高啓

山窻孤春雨冷氣襲病膚鋪床閉齋閣衣被熏香爐風  
燈苦屢挑夜茗更再呼煩囂悉屏逐妙理在跏趺問子  
草樓底茲情還有無

承平時貞居張道師與雲林倪徵君並以翰墨

致高名於吳中二人亦雅相引重先君子與貞  
居游最早予時以童子侍坐隅尚能聆其風采  
今先君久已棄諸孤貞居亦化去天下多故而  
予始得從雲林君游至正乙巳季夏之九日予  
謁君於盧士恒氏之聽雨樓獲覩近製詩若畫  
冲澹雅論令人塵襟洒然既而士恒出此卷徵  
題二君之作具在因賦存歿口號附於卷末以  
寓感慨之思云

華陽洞裏烟霞悶靈石山中草樹荒惟有小樓曾宿處  
年年春雨滿滄浪

黃冠野服人逾玉畫卷詩篇老更奇白首故人無在者

小樓殘燭雨窓時

潯陽張附鳳

江雨飛來夜氣澄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敲枕  
影亂簷花獨對燈遠客異鄉生白髮故人今夕擁青綾  
致君堯舜慚無術思入湖天睡未能

淮南馬玉麟

草樓聽夜雨春燈隔重簾瓶中新茗煮盃裡舊香添風

珮潛歸浦雲璈亂綴簷忽驚來湛湛更覺去纖纖頗被  
風相妬還宜雪與兼喜隨漁艇泊愁怕客窓淹頭白盧  
貞士高情苦未厭

張紳重題

山風滿樓來雨脚耳底蕭蕭生遠情還丹化鶴度句曲  
破屋無人住洛城酒停深夜蒼燈在簾近餘寒濕葉鳴  
板上闕書空爪跡繞簷依舊落春深

觀張外史所題山甫盧隱君聽雨樓詩詞翰瀟洒令  
人有超然之想噫故物也士恒其慎藏之四月三十

日王謙寫於客居

更深樓外何蕭瑟半帶滄江遠樹風疑是千林闕

坐聽一穗燭花紅斯人雅致今安在此夕幽懷孰與同

老我題詩成感慨雨聲有盡思無窮

吳郡盧君山甫舊有聽雨樓山甫歿二十年而斯樓  
尚存予抵吳惜不及見其人今其子士恒攜張外史  
所題詩來示予予覽之不勝感慨遂為賦此至正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鵠李鮑恂書



飛樓何凝陰雨氣正含霧瀟洒集群闕浙瀝散高樹聲

懸長風外坐想當瀑布習喧久漸息靜聽乃真趣陰晴

造化闕年芳暗中度白髮如散絲憑君寫幽素開封鄭元

雲林夜澄寂有雨彌更佳漠漠着樹穩霏霏度檐斜人

靜意所便爭諠競浮誇弛張任索籥細大無根牙妙運

出玄造至理忘紛拏變化本无妄聲聞自生瑕不如且

置之攝心靜無譁危坐不須寐呼童剪燈花卧龍山民王宥

### 又跋

勝國之季兵燹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見如遇雉彘兕敦不能不使人忻艷也聽雨樓詩句曲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稀世之寶也吳中盧氏恒甫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予予展卷觀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茲暗翰墨便若親彼風度而不忍釋手也士恒宜珍藏於家慎勿輕以示人焉洪武二年春二月二日吳僧道衍書

又詩

珮潛歸浦雲璫亂綴簷忽驚來湛湛更覺去纖纖頗被  
風相妬還宜雪與兼喜隨漁艇泊愁怕客窓淹頭白盧  
貞士高情苦未厭

張紳重題

山風滿樓來雨脚耳底蕭蕭生遠情還丹化鶴度句曲  
破屋無人住洛城酒停深夜蒼燈在簾近餘寒濕葉鳴  
板上闕書空爪跡繞簷依舊落春深

觀張外史所題山甫盧隱君聽雨樓詩詞翰瀟洒令  
人有超然之想噫故物也士恒其慎藏之四月三十

日王謙寫於客居

更深樓外何蕭瑟半帶滄江遠樹風疑是千林闕

坐聽一穗燭花紅斯人雅致今安在此夕幽懷孰與同

老我題詩成感慨雨聲有盡思無窮

吳郡盧君山甫舊有聽雨樓山甫歿二十年而斯樓  
尚存予抵吳惜不及見其人今其子士恒攜張外史  
所題詩來示予予覽之不勝感慨遂為賦此至正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鵠李鮑恂書

飛樓何疑陰雨氣正含霧瀟洒集群闕浙瀝散高樹聲

懸長風外坐想當瀑布習喧久漸息靜聽乃真趣陰晴

造化闕年芳暗中度白髮如散絲憑君寫幽素開封鄭元

雲林夜澄寂有雨彌更佳漠漠着樹穩霏霏度檐斜人

靜意所便爭諠競浮誇弛張任索籥細大無根牙妙運

出玄造至理忘紛拏變化本无妄聲聞自生瑕不如且

置之攝心靜無譁危坐不須寐呼童剪燈花卧龍山民王宥

又跋

勝國之季兵燹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見如遇雉彘兕敦不能不使人忻艷也聽雨樓詩句曲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稀世之寶也吳中盧氏恒甫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予予展卷觀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茲睹翰墨便若親彼風度而不忍釋手也士恒宜珍藏於家慎勿輕以示人焉洪武二年春二月二日吳僧道衍書

又詩

層檐集飛雷，深砌走鳴瀑。餘聲殷天籟，清風入林屋。  
風波任喧洶，燕坐瞑雙目。真身得蕭爽，洗耳絕塵俗。  
香燭鬱水沉，蘆花映湘竹。篝燈動春酌，翦韭留夜宿。  
與客對床眠，清談未云足。

金陵嚴瑄

幽人愛樓居，燕坐風雨夕。高檐瀉飛湍，空除墮殘滴。  
傾耳疑枕流，屏喧時岸幘。江聲晚蕭蕭，樹葉寒濛濛。  
境絕迹更佳，趣淡情自適。霽曉愜凭闌，春深杏花色。

浚儀趙倅

一年過京口，帆飛疾於走。半江疎雨隔，蓬聽瀉下驪珠。

三百斗一年過漢陽雪山翻怒瀧黃鵠磯頭泊船佳醉  
聽秋雨眠西江一年過東海急雨亂洒船窓外洞庭帝  
子鳴鈞天蓬萊仙人鏘玉佩今年過長洲故人邀宿聽  
雨樓玉山傾倒恍然醉一笑使人消離愁公本拏雲夫  
我亦聽雨客明朝天晴當奮飛萬里天風振鵬翼

淞上  
鉤鰲

生書於百花洲上

少年聽雨歇樓上銀燭生惆悵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  
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雙髻蕭蕭也悲



歡離合總無情一任空階點滴到天明

右竹山先生所賦之詞予偶獲觀此卷因舉是詞成甫俾書卷末夫聽雨一也而詞中所云不同如此蓋同者耳也  
不同者心也心之所發情也情之過於景

接於物其感有不同耳成甫中年

闕

有樓聽雨

闕

其與在僧廬之下者同其情成甫乃曰吾聽雨吾知在吾之樓而已遂書竹山姓蔣名捷字勝慈義興人也卷中諸先輩之先輩詞之腔虞美人也

韓奕

聽雨樓諸賢記

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武林人學道三茅峰而才名滿天下若虞文靖公黃文獻公咸稱重焉先生妙於書人得片紙咸以為寶至今好事之家多蓄之客至則相與展玩先生書法黃太史清新高邁不流於衆雖元氏翰林諸公亦自以為不逮也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無錫人家最饒而先生脫畧紈綺一事於翰墨作為詩章妙絕一世人欲不服自不能不

層檐集飛雷深砌走鳴瀑餘聲殷天籟清風入林屋風  
波任喧洶燕坐瞑雙目真身得蕭爽洗耳絕塵俗香樾  
鬱水沉蘆花映湘竹篝燈動春酌剪韭留夜宿與客對  
床眠清談未云足

金陵嚴瑄

幽人愛樓居燕坐風雨夕高檐瀉飛湍空除墮殘滴傾  
耳疑枕流屏喧時岸幘江聲晚蕭蕭樹葉寒藻藻境絕  
迹更佳趣淡情自適霽曉愜凭闌春深杏花色

浚儀趙俶

一年過京口帆飛疾於走半江疎雨隔蓬聽瀉下驪珠

三百斗一年過漢陽雪山翻怒瀧黃鵠磯頭泊船佳醉  
聽秋雨眠西江一年過東海急雨亂洒船窓外洞庭帝  
子鳴鈞天蓬萊仙人鏘玉佩今年過長洲故人邀宿聽  
雨樓玉山傾倒恍然醉一笑使人消離愁公本擎雲夫  
我亦聽雨客明朝天晴當奮飛萬里天風振鵬翼

淞上  
鉤鰲

生書於百花洲上

少年聽雨歇樓上銀燭生惆悵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  
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雙髻蕭蕭也悲

歡離合總無情一任空階點滴到天明

右竹山先生所賦之詞予偶獲觀此卷因舉是詞成  
甫俾書卷未夫聽雨一也而詞中所云不同如此盖  
同者耳也 不同者心也 心之所發情也 情之過於景

接於物其感有不同耳 成甫中年

闕

有樓聽雨

闕

其與在僧廬之下者同其情 成甫乃曰吾聽雨吾知  
在吾之樓而已 遂書竹山姓蔣名捷字勝慈義興人  
也 卷中諸先輩之先輩詞之腔虞美人也

韓奕

聽雨樓諸賢記

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武林人學道三茅峰而才名滿天下若虞文靖公黃文獻公咸稱重焉先生妙於書人得片紙咸以為寶至今好事之家多蓄之客至則相與展玩先生書法黃太史清新高邁不流於衆雖元氏翰林諸公亦自以為不逮也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無錫人家最饒而先生脫畧紈綺一事於翰墨作為詩章妙絕一世人欲不服自不能不

服也虞文靖公張外史伯雨深相契焉然先生性癖傲物多忤於時元末棄家業泛舟五湖三泖間興至則提筆寫烟林小景或竹枝偶流於市好事者爭買之雖千金不靳也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號黃鶴山人趙松雪之外孫也素好畫得外氏法然不妍求於時惟假筆意以寓其天機之妙為文章不尚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君子咸以豪士目之

蘓大年字昌齡揚州人元之翰林編修天下亂寓姑蘇為文章有氣不喜衰颯江海襟懷亦人中之豪也

饒介之號醉翁江西人元氏時寓姑蘇以跌宕自任工於書君子評之者謂其不減懷素至今人家多有之

周伯溫號玉雪坡翁饒州人為入慎重為元氏左丞天下亂流寓胥臺而無所就然妙於古篆得趙文敏公遺意字頗化而玉潤可愛士君子至今寶之

錢惟善字思復松江人元末進士精於詩得杜子美法



不苟作作必致其妙

張紳字仲紳渭南人慷慨激烈不瑣瑣於世事作為詩文雖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能議論終日疊疊不能休盖北方豪傑之士也歟為本朝浙江布政而歿

馬玉麟高郵人元氏為長洲縣尹有政聲括蒼鄭明德先生有碑卒於偽吳

鮑恂字仲孚嘉禾人元氏乙亥科易經進士為本朝文淵閣學士為人慎重不可狎而學行名天下有學易舉

隅行於世後以事累卒於外

趙倅字本初紹興人元氏乙亥科書經進士龍馬賦為時所稱許先生性耿介不易與人交交必久為本朝太學博士而歿

張羽字來儀一名附鳳與高啟行輩也文學歐陽子甚縝密婉轉可愛雖前輩視為不及也君本潯陽人元氏亂寓湖洲為本朝太學博士而歿

道衍字斯道姓姚氏姑蘓人弘才茂思為時所稱與張

服也虞文靖公張外史伯雨深相契焉然先生性癖傲物多忤於時元末棄家業泛舟五湖三泖間興至則提筆寫烟林小景或竹枝偶流於市好事者爭買之雖千金不靳也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號黃鶴山人趙松雪之外孫也素好畫得外氏法然不妍求於時惟假筆意以寓其天機之妙為文章不尚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君子咸以豪士目之

蘓大年字昌齡揚州人元之翰林編修天下亂寓姑蘇為文章有氣不喜衰颯江海襟懷亦人中之豪也

饒介之號醉翁江西人元氏時寓姑蘇以跌宕自任工於書君子評之者謂其不減懷素至今人家多有之

周伯溫號玉雪坡翁饒州人為人慎重為元氏左丞天下亂流寓胥臺而無所就然妙於古篆得趙文敏公遺意字頗化而玉潤可愛士君子至今寶之

錢惟善字思復松江人元末進士精於詩得杜子美法

不苟作作必致其妙

張紳字仲紳渭南人慷慨激烈不瑣瑣於世事作為詩文雖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能議論終日疊疊不能休蓋北方豪傑之士也歟為本朝浙江布政而歿

馬玉麟高郵人元氏為長洲縣尹有政聲括蒼鄭明德先生有碑卒於偽吳

鮑恂字仲孚嘉禾人元氏乙亥科易經進士為本朝文淵閣學士為人慎重不可狎而學行名天下有學易舉

隅行於世後以事累卒於外

趙倅字本初紹興人元氏乙亥科書經進士龍馬賦為時所稱許先生性耿介不易與人交交必久為本朝太學博士而歿

張羽字來儀一名附鳳與高啟行輩也文學歐陽子甚縝密婉轉可愛雖前輩視為不及也君本潯陽人元氏亂寓湖洲為本朝太學博士而歿

道衍字斯道姓姚氏姑蘓人弘才茂思為時所稱與張

來儀高李迪輩為文詞相頡頏而澡神浴德則非諸君所能及皇上龍興以贊佐功封少師賜名廣孝蓋又以元之劉秉忠並稱云

高啟字季迪姑胥人身長七尺而好於詩詩得唐人體裁語精而意員句穩而情暢雖前輩有所不及焉為本朝編修官後歸家卒

王謙字鳴吉姑胥人以春秋學為府學教授

王宥字開助與高啟遊能為文

陶振吳江人有詩才然性不羈人或易之

韓奕字公望吳之良醫也好與名僧遊所云蔣竹山者則義興蔣氏也以宋詞名世其清新雅麗雖宋人周美成張玉田不能過焉

右聽雨樓詩卷其間所載皆一時名士誠可寶也然予觀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聞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又次者交而知之若伯雨張公元鎮倪公其殆最高聞而知之者歟自叔明先生以下予髫



年皆事之自來儀以下予少年時曾交之總若干人  
皆能以文章名世者也然自衍公外多湮沒無名至  
如伯雨元鎮二先生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滅况其負  
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游六合盡大觀而  
無遺乎予初在鄉里時嘗聞吳城盧士恒家存此卷  
欲一見而不可得見者無不愛惜今吾友沈成甫偶  
得之誠可賀也成甫寄至京都求題始得一覽焚香  
展卷清風凜然使人毛骨頓爽予復何言姑述卷中

作者諸先輩出處大畧以為諸賢之記成甫姓沈字  
睿號存耕有才識善吟詩好與吳士大夫游予之布  
衣交然則觀斯卷者當仰其清風素範益勵其德哉  
勿以吾言為謬矣  
永樂五年歲在丁亥二月初吉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錫山後學王達識

又跋

右聽雨樓詩畫一卷元季及國初諸名公為吾蘇廬山  
甫父子之所作也永樂間流落錫山沈成甫氏成甫嘗

來儀高李迪輩為文詞相頡頏而澡神浴德則非諸君所能及皇上龍興以贊佐功封少師賜名廣孝蓋又以元之劉秉忠並稱云

高啟字季迪姑胥人身長七尺而好於詩詩得唐人體裁語精而意員句穩而情暢雖前輩有所不及焉為本朝編修官後歸家卒

王謙字鳴吉姑胥人以春秋學為府學教授

王宥字開助與高啟遊能為文

陶振吳江人有詩才然性不羈人或易之

韓奕字公望吳之良醫也好與名僧遊所云蔣竹山者則義興蔣氏也以宋詞名世其清新雅麗雖宋人周美成張玉田不能過焉

右聽雨樓詩卷其間所載皆一時名士誠可寶也然予觀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聞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又次者交而知之若伯雨張公元鎮倪公其殆最高聞而知之者歟自叔明先生以下予髫

年皆事之自來儀以下予少年時曾交之總若干人  
皆能以文章名世者也然自衍公外多湮沒無名至  
如伯雨元鎮二先生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滅况其負  
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游六合盡大觀而  
無遺乎予初在鄉里時嘗聞吳城盧士恒家存此卷  
欲一見而不可得見者無不愛惜今吾友沈成甫偶  
得之誠可賀也成甫寄至京都求題始得一覽焚香  
展卷清風凜然使人毛骨頓爽予復何言姑述卷中

作者諸先輩出處大畧以為諸賢之記成甫姓沈字  
睿號存耕有才識善吟詩好與吳士大夫游予之布  
衣交然則觀斯卷者當仰其清風素範益勵其德哉  
勿以吾言為謬矣  
永樂五年歲在丁亥二月初吉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錫山後學王達識

又跋

右聽雨樓詩畫一卷元季及國初諸名公為吾蘇廬山  
甫父子之所作也永樂間流落錫山沈成甫氏成甫嘗

求王內翰達記述卷中諸公出處之大畧藏之以為至  
寶蓋聞淳熬擣珍非遇易牙不足以知其味之美雲門  
韶護非遇師曠不足以知其音之妙使後或非人其不  
視為匣中之故紙而覆之醬瓿者鮮矣聞吾相城沈翁  
孟淵博雅好古其子若孫多矣而且才必能鑑賞乎此  
可以寶藏於永久不遠百里持以奉翁一見之喜乃以  
厚禮答之既而即瀕浮小樓扁以聽雨置卷坐右暇日  
輒游玩諷咏恍若接諸公之光儀而聆其謦欬也一時

名人勝士登斯樓披斯卷未嘗不心醉神怡斯樓之名  
遂擅勝於南東是雖翁之高致所就然亦豈不以斯卷  
之所在乎或曰諸公無恙日翁多親炙之者惜乎斯卷  
不為翁作而為盧氏故物也予謂不然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豈為魯之所制耶魯之先公所得分器子孫  
世守之以為至寶也斯卷也其璜也其繁弱也翁之子  
孫寶而守之又奚知其盧氏物邪翁之孫啟南出以示  
予予僭贊於左方成化庚子清明日長洲陳頤識



此卷石田家藏石田攜至李內翰處



求王內翰達記述卷中諸公出處之大畧藏之以為至  
寶蓋聞淳熬擣珍非遇易牙不足以知其味之美雲門  
韶護非遇師曠不足以知其音之妙使後或非人其不  
視為匣中之故紙而覆之醬瓿者鮮矣聞吾相城沈翁  
孟淵博雅好古其子若孫多矣而且才必能鑑賞乎此  
可以寶藏於永久不遠百里持以奉翁一見之喜乃以  
厚禮答之既而即瀕浮小樓扁以聽雨置卷坐右暇日  
輒游玩諷咏恍若接諸公之光儀而聆其謦欬也一時

名人勝士登斯樓披斯卷未嘗不心醉神怡斯樓之名  
遂擅勝於南東是雖翁之高致所就然亦豈不以斯卷  
之所在乎或曰諸公無恙日翁多親炙之者惜乎斯卷  
不為翁作而為盧氏故物也予謂不然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豈為魯之所制耶魯之先公所得分器子孫  
世守之以為至寶也斯卷也其璜也其繁弱也翁之子  
孫寶而守之又奚知其盧氏物邪翁之孫啟南出以示  
予予僭贊於左方成化庚子清明日長洲陳頤識

此卷石田家藏石田攜至李內翰處



秀野軒

篆

秀

野

軒

玉雪坡翁書

記

一元之氣生物而得其氤氲扶輿以成其精英淑粹者  
為秀焉故卿雲景星天之秀也崇崖繚溪山之秀也麒麟  
鳳凰羽毛之秀也美材碩德人之秀也人介乎兩間  
又能覽其物之秀而歸之好樂寓之游息如昔人棲霞

之樓醒心之亭見諸傳記者不一也吳人周君景安居  
餘杭山之西南其背則倚錦峰之文石面則挹貞山之  
麗澤右則肘玉遮之障左則盼天池之陂雙溪介其南  
北四山之間平疇沃野草木蔥蒨卓然而軒者景安之  
所遊息也軒之旁幽溪曲逕佳木秀卉翠輶玉映於闌  
楯之間得江浙行省左丞周公題其軒之顏曰秀野以  
志其美此其是歟嗟乎物有托而傳野得人而秀雷塘  
謝池是已景安居是軒也又將觀列史諸書以鑑其事



服前言往行以進其學使他日有偉然秀出於餘杭之  
野者吾於景安有望焉因書以為記至正二十四年歲  
在甲辰四月十日睢陽山人時年七十又一朱德潤畫  
并記

字澤民別號眉宇山人

余昔遊吳中諸山至周氏秀野軒領覽天池玉遮之勝  
今數年矣近歸寓軒獲視周侍御之大篆朱提學之新  
圖恍然若夢游也景安求予著語聊爾塞責耄餘材盡  
愧無佳語耳至正二十五年五月既望京口張監天民

書時年八十五

詩

我憶天池與玉遮幽軒淡水清華笙竽遠振風林竹  
錦綺晴連曉徑花山罽敷牀朝看雨澗泉漱玉夜分茶  
番陽大篆睢陽畫不負舂陵處士家

昔年曾作軒中客今日重題秀野詩四檻采雲晴縹緲  
遶牆蒼雪曉參差雨餘山氣侵茶鼎風過林香落酒卮

嘆我松楸渾咫尺倚闌長是不勝思

吳郡朱斌

秀野軒

篆

秀

野

軒

玉雪坡翁書

記

一元之氣生物而得其氤氲扶輿以成其精英淑粹者  
為秀焉故卿雲景星天之秀也崇崖繚溪山之秀也麒麟  
鳳凰羽毛之秀也美材碩德人之秀也人介乎兩間  
又能覽其物之秀而歸之好樂寓之游息如昔人棲霞

之樓醒心之亭見諸傳記者不一也吳人周君景安居  
餘杭山之西南其背則倚錦峰之文石面則挹貞山之  
麗澤右則肘玉遮之障左則盼天池之陂雙溪介其南  
北四山之間平疇沃野草木蔥蒨卓然而軒者景安之  
所遊息也軒之旁幽溪曲逕佳木秀卉翠輶玉映於闌  
楯之間得江浙行省左丞周公題其軒之顏曰秀野以  
志其美此其是歟嗟乎物有托而傳野得人而秀雷塘  
謝池是已景安居是軒也又將觀列史諸書以鑑其事

服前言往行以進其學使他日有偉然秀出於餘杭之  
野者吾於景安有望焉因書以為記至正二十四年歲  
在甲辰四月十日睢陽山人時年七十又一朱德潤畫  
并記

字澤民別號眉宇山人

余昔遊吳中諸山至周氏秀野軒領覽天池玉遮之勝  
今數年矣近歸寓軒獲視周侍御之大篆朱提學之新  
圖恍然若夢游也景安求予著語聊爾塞責耄餘材盡  
愧無佳語耳至正二十五年五月既望京口張監天民

書時年八十五

詩

我憶天池與玉遮幽軒淡水清華笙竽遠振風林竹  
錦綺晴連曉徑花山罽敷牀朝看雨澗泉漱玉夜分茶  
番陽大篆睢陽畫不負舂陵處士家

昔年曾作軒中客今日重題秀野詩四檻采雲晴縹緲  
遶牆蒼雪曉參差雨餘山氣侵茶鼎風過林香落酒卮

嘆我松楸渾咫尺倚闌長是不勝思

吳郡朱斌

屋裡青山屋外溪水流雲度坐中知  
粲花翠竹春來好  
古木蒼藤曉更奇教子讀書兼學稼  
留人炊黍復烹葵  
蓬門風景饒天趣都在斜陽曳杖時

張吉

高士閒門日日開  
遠山如髮水如苔  
幾時稅却塵中鞅  
布襪青鞋屢往來

瞿莊

琅玕芝草遶軒幽  
日靜簾垂不下鉤  
憶得玩游聯玉麈  
仍同騎鶴赴高洲

朶朶峰巒擁玉鬟  
桐陰滿地闕  
尤慳居人一覽鍾神秀

霽月光風詠笑間

香裊洞邊春晝遲  
窓分花影覆參差  
只輸我輩烟霞侶  
恒得憑軒歌紫芝

靄靄涼雲雨後陰  
抱琴開酒愒中林  
荀山不獨知司馬

安也還能識

闕心

北澗生薛穆

結茆近東臯清曠接平行  
新春微雨過芳草綠如剪  
攜書坐深竹自讀自舒卷  
興至策杖行初不賴輦輦  
西隣鷄豚社落日牛羊圈  
至貴在無求何勞事冠冕

嘉陵楊基



江晚洲渚交雨晴艸霏霏前山靄欲開  
畧師度水歸望烟知君家花竹陰半扉  
乍休田中來獨响林下機此鄉即桃源  
亂後世有稀開圖身已到不知塵境非

孟渚野人高啟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  
苔跡想行吟嶂日斜明牖渚風涼到琴  
相過有鄰叟應共爾論心

郟郡徐賁

霽色青蕪外開軒此獨幽竹深頻理逕  
山近不為樓茶興邀僧共花期報客遊  
看圖

關到晚借屐

關相求

張羽

濕翠浮草芽空青散林杪輕舟理橫塘  
歸人渡清曉棲

鴉返故巢潛鱗躍新添倒景淡斜暉迴颺蕩晴昊衡門  
夜不扃燕坐事幽討落葉秋自飄殘花春漸埽愛此圖  
中人朱顏常不老我欲往從之稅駕苦未早揮手謝孤  
雲去去沒蒼繳

萊邁余堯臣唐卿

高館罷零雨前

闕

颺微風霏霏碧蘿花吹落酒筵中移

席俯流水揮絃度秋鴻遙思獨樂意邈哉誰與同

太原王行

古苔十畝青山麓窈窕幽華映深竹中有高人晝掩扉  
裊裊藤梢上書屋清風出谷洒秋香返照穿林破春綠

屋裡青山屋外溪水流雲度坐中知  
粲花翠竹春來好  
古木蒼藤曉更奇教子讀書兼學稼  
留人炊黍復烹葵  
蓬門風景饒天趣都在斜陽曳杖時

張吉

高士閒門日日開  
遠山如髮水如苔  
幾時稅却塵中鞅  
布襪青鞋屢往來

瞿莊

琅玕芝草遶軒幽  
日靜簾垂不下鉤  
憶得玩游聯玉麈  
仍同騎鶴赴高洲

朶朶峰巒擁玉鬟  
桐陰滿地闕  
尤慳居人一覽鍾神秀

霽月光風詠笑間

香裊洞邊春晝遲  
窓分花影覆參差  
只輸我輩烟霞侶  
恒得憑軒歌紫芝

靄靄涼雲雨後陰  
抱琴開酒愒中林  
蒼山不獨知司馬

安也還能識闕心

北澗生薛穆

結茆近東臯清曠接平行  
新春微雨過芳草綠如剪  
攜書坐深竹自讀自舒卷  
興至策杖行初不賴輦輦  
西隣鷄豚社落日牛羊圈  
至貴在無求何勞事冠冕

嘉陵楊基

江晚洲渚交雨晴艸霏霏前山靄欲開  
畧師度水歸望烟知君家花竹陰半扉  
乍休田中來獨响林下機此鄉即桃源  
亂後世有稀開圖身已到不知塵境非

孟渚野人高啟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  
苔跡想行吟嶂日斜明牖渚風涼到琴  
相過有鄰叟應共爾論心

郟郡徐貢

霽色青蕪外開軒此獨幽竹深頻理逕  
山近不為樓茶興邀僧共花期報客遊  
看圖

關到晚借屐

關相求

張羽

濕翠浮草芽空青散林杪輕舟理橫塘  
歸人渡清曉棲

鴉返故巢潛鱗躍新添倒景淡斜暉迴颺蕩晴昊衡門  
夜不扃燕坐事幽討落葉秋自飄殘花春漸埽愛此圖  
中人朱顏常不老我欲往從之稅駕苦未早揮手謝孤  
雲去去沒蒼繳

萊邁余堯臣唐卿

高館罷零雨前

闕

颺微風霏霏碧蘿花吹落酒筵中移

席俯流水揮絃度秋鴻遙思獨樂意邈哉誰與同

太原王行

古苔十畝青山麓窈窕幽華映深竹中有高人晝掩扉  
裊裊藤梢上書屋清風出谷洒秋香返照穿林破春綠

不省睢陽畫裏看

闕

路經丘秋黍熟

王彛

東山淑氣曉環翠南畝斜陽晚映紅物我兩忘天理見

欣欣花木總春風

徐珪

遙遙烟際村村上君家屋雜花映洲綺春山繞門綠所  
居非庶門避亂良已足月牕古苔詩松栟綠水曲不記  
來客多惟當酒恒熟

沈純德乾

不識餘杭縣今知秀野軒溪聲長在耳山影正當門人  
自千鍾祿君猶獨樂園樵漁不許到車馬幾曾喧

江陰張端

積雨初開霽郊霏野色新蒼茫連落景迢遞映闕春簷

樹陰方合庭蕪綠乍勻豈知多難日獨樂有斯人韓奕

時雨霑泉綠開軒欣景幽烟樹籠遠墟風苗際平疇闕

林間戶射鴨溪上舟居幽絕俗地闕

高隅

結構分平楚開軒挹翠岑輕雲生晝暝佳木翳春陰暖

暎烟墟綠森森華竹深明當謝塵鞅杖履一追尋句吳

樊圃孟學

門掩雨餘苔時因看竹開客閒棋响罷犬吠履聲來雲



冷理琵琶薦花繁近酒杯高情與幽思只是覓詩材

吳郡

田畊仲耘

聞君溪上結幽居地僻時通長者車山愛夕陽留几席  
竹因涼雨潤琵琶書碧香已漉新篘酒白味兼分小艇魚  
我亦有家山水窟十年無地著茅廬

會稽張文震

澗戶掩春陰鶯啼晚山寂殘花落逕多處處迷行跡渾  
似入桃源令人恨難識

桂泉金震

秀野軒僕數年前曾為景安茂異賦之恒愧草草塵

語不足記錄今一展卷諸傑作在前甚覺形竄俛書  
此圖後日更賦之也

秀野軒開瞰水濱無邊光景四時新

此用晦菴先生  
語當是起句十

畝餘陰多是雨一庭草色自生春好山似畫開屏障啼  
鳥如歌送酒巡晴色錦紋題不盡幽花秀竹總清真

青

城山學樵虞堪

背郭幽居如畫裏斷林春水綠廻環樹連烟外啼猿寺  
門對湖中過雨山送客馬嘶清陰去鈎簾鳥度亂花還

不省睢陽畫裏看

闕

路經丘秋黍熟

王彛

東山淑氣曉環翠南畝斜陽晚映紅物我兩忘天理見

欣欣花木總春風

徐珪

遙遙烟際村村上君家屋雜花映洲綺春山繞門綠所  
居非庶門避亂良已足月牕古苔詩松栟綠水曲不記  
來客多惟當酒恒熟

沈純德乾

不識餘杭縣今知秀野軒溪聲長在耳山影正當門人  
自千鍾祿君猶獨樂園樵漁不許到車馬幾曾喧

江陰張端

積雨初開霽郊霏野色新蒼茫連落景迢遞映闕春簷

樹陰方合庭蕪綠乍勻豈知多難日獨樂有斯人韓奕

時雨霑泉綠開軒欣景幽烟樹籠遠墟風苗際平疇闕

林間戶射鴨溪上舟居幽絕俗地闕

高隅

結構分平楚開軒挹翠岑輕雲生晝暝佳木翳春陰暖

暎烟墟綠森森華竹深明當謝塵鞅杖履一追尋句吳

樊圃孟學

門掩雨餘苔時因看竹開客閒棋响罷犬吠履聲來雲

冷理琵琶薦花繁近酒杯高情與幽思只是覓詩材

吳郡

田畊仲耘

聞君溪上結幽居地僻時通長者車山愛夕陽留几席  
竹因涼雨潤琵琶書碧香已漉新篘酒白味兼分小艇魚  
我亦有家山水窟十年無地著茅廬

會稽張文震

澗戶掩春陰鶯啼晚山寂殘花落逕多處處迷行跡渾  
似入桃源令人恨難識

桂泉金震

秀野軒僕數年前曾為景安茂異賦之恒愧草草塵

語不足記錄今一展卷諸傑作在前甚覺形竄俛書  
此圖後日更賦之也

秀野軒開瞰水濱無邊光景四時新

此用晦菴先生  
語當是起句十

畝餘陰多是雨一庭草色自生春好山似畫開屏障啼  
鳥如歌送酒巡晴色錦紋題不盡幽花秀竹總清真

青

城山學樵虞堪

背郭幽居如畫裏斷林春水綠廻環樹連烟外啼猿寺  
門對湖中過雨山送客馬嘶清蔭去鈎簾鳥度亂花還

十年奔走風塵裏肯借凭闌一日閒

周世衡

春風十里翡翠屏玉遮對峙峨眉青清泉白石雜花竹  
天放畫圖鍾地靈高人開軒當此景聆澗賦詩白日靜  
四簷風作翠濤聲入窻簾捲晴霞影我亦托迹畊漁間  
結屋讀書湖上山抱琴訪子從茲始布襪青鞋相往還

徐達左

幽居謝塵喧啟戶瞰平陸東皋夜來雨百卉如膏沐泓  
泓水浮溪靄靄雲出谷雉雊麥風暖蠶眠柘烟綠忘形

絕衆累居寵有深辱揮絃對青山夕陽見樵牧

金覺

十年歸向山中住每憶從容訪隱居雲氣白霏簷外雨  
竹光清映案頭書凭闌晝靜聽呦鹿鑿沼泉香愛畜魚  
因憶軒中舊賓客江湖清夢未應疎

董遠

盤盤錦峰陽原陸平如掌中有故人居層軒起宏敞綠  
樹出鳥鳴清沼遊魚上已知禾黍收更喜桑麻長徵輸  
了官賦豈闕田園廣躋堂壽雙親賓朋時宴享怡悅心  
自安坐久絕塵想披圖一長吟松風答清響

寄翁



四運無停機生意恒相屬  
茲軒俯林園長年得娛目  
灼枝上花娟娟坡間竹雨過泛晴彩  
霜餘淨寒綠清芬謝妖靡幽姿遠塵俗  
心跡淡已安於焉樂貞獨

四明山

人陳樸子莊雲軒

瀟溪孫子多清致結屋宏開據澗潄  
晴動竹光分晝暝日移花影作春陰  
出林鹿去飲清汎隔樹禽來弄好音  
香靜獸爐還自樂推窓更愛看花吟

王希白

千岩萬壑中一徑澗西通  
塵論無由到風光自不同  
竹

侵書幌綠花映酒尊紅若問桃源路何須覓舊踪

徐濟

幽居遠城郭寂寞自成村野色還通市春潮直到門竹  
窻晴晒藥花塢晚開尊想象其中趣何由得共論

天台

李至剛

老去樂幽棲軒居綠澗西掃庭花雨過尋徑竹烟迷偈  
聽鄰僧說詩來酒伴題我曾游此地歸路夕陽低

洪武

甲子王忱

南陽之南千疊山秀野一軒介其間丹青四合吐暗靄

十年奔走風塵裏肯借凭闌一日閒

周世衡

春風十里翡翠屏玉遮對峙峨眉青清泉白石雜花竹  
天放畫圖鍾地靈高人開軒當此景聆澗賦詩白日靜  
四簷風作翠濤聲入窻簾捲晴霞影我亦托迹畊漁間  
結屋讀書湖上山抱琴訪子從茲始布襪青鞋相往還

徐達左

幽居謝塵喧啟戶瞰平陸東皋夜來雨百卉如膏沐泓  
泓水浮溪靄靄雲出谷雉雉麥風暖蠶眠柘烟綠忘形

絕衆累居寵有深辱揮絃對青山夕陽見樵牧

金覺

十年歸向山中住每憶從容訪隱居雲氣白霏簷外雨  
竹光清映案頭書凭闌晝靜聽呦鹿鑿沼泉香愛畜魚  
因憶軒中舊賓客江湖清夢未應疎

董遠

盤盤錦峰陽原陸平如掌中有故人居層軒起宏敞綠  
樹出鳥鳴清沼遊魚上已知禾黍收更喜桑麻長徵輸  
了官賦豈闕田園廣躋堂壽雙親賓朋時宴享怡悅心  
自安坐久絕塵想披圖一長吟松風答清響

寄翁

四運無停機生意恒相屬  
茲軒俯林園長年得娛目  
灼枝上花娟娟坡間竹雨過泛晴彩  
霜餘淨寒綠清芬謝妖靡幽姿遠塵俗  
心跡淡已安於焉樂貞獨

四明山

人陳樸子莊雲軒

瀟溪孫子多清致結屋宏開據澗潄  
晴動竹光分晝暝日移花影作春陰  
出林鹿去飲清汎隔樹禽來弄好音  
香靜獸爐還自樂推窓更愛看花吟

王布白

千岩萬壑中一徑澗西通  
塵論無由到風光自不同  
竹

侵書幌綠花映酒尊紅若問桃源路何須覓舊踪

徐濟

幽居遠城郭寂寞自成村野色還通市春潮直到門竹  
窻晴晒藥花塢晚開尊想象其中趣何由得共論

天台

李至剛

老去樂幽棲軒居綠澗西掃庭花雨過尋徑竹烟迷偈  
聽鄰僧說詩來酒伴題我曾游此地歸路夕陽低

洪武

甲子王忱

南陽之南千疊山秀野一軒介其間丹青四合吐暗靄

百艸吹幽春晝閒日照錦峰如翠羽雲入亂山晴更雨  
隔林啼鳥自間關萬壑松聲答人語木作衡門竹作籬  
茯苓堪食蘿堪衣簾開曉日映長檻時見白雲生翠微  
我生落魄詩與酒欲結山中歲寒友為謝軒中美少年  
莫取黃金印如斗

睢水後學朱復

開軒俯平園品物競含秀芳蕤耀春陽叢篁蔭晴晝嚶  
嚶鳥和鳴嚶嚶雉朝雉傾耳聆洄湍舉目眺遠岫煩襟  
自茲曠賞心良已邁不見獨樂人摘章漫懷舊

白鶴山  
虞本

仰挹天池俯綠疇軒居巧占謂之幽映堦碧草供吟賞  
排闥青山可卧遊雲氣浮空如舞袂鶯聲隔樹轉歌喉  
呼童種竹時須記留客看花酒旋窮勢阻儼同盤谷裏  
地偏不減瀼西頭春明擬向輕舟去徙倚闌干一散愁

京口張德常

軒宇何清曠憑臨散煩襟  
襟叢蘭藹幽芬修篁結重陰  
茲馬愜遐賞逍遙冥素心  
斯誠苟不昧訪子西山岑  
惠楨  
軒居面蒼岑種藝雜花竹  
竹影晝扶疎花幽時馥郁  
郁坐



對雲山亭庭除桑柘綠石田春雨餘幽歌聽樵牧冠蓋  
豈不榮誰能受羈束韜囊琴滿床挿架書連屋門前好  
客來樽頭酒應熟

張均

得覽先公草悠然記昔時松楸先隴近花竹故人稀圖  
畫留遺迹雲山起遠思投閒身未遂感慨一題詩

秀野軒者吳周景安眺覽之所也鄱陽周公為題其  
顏我先公寫而圖之復從而記之蓋其地與吾先隴  
密邇景安乃先公之愛友非若孰從之而得哉先公

暮年每有倦於此明年遂即世此絕筆也景安亦已  
物故景安之壻何氏幼澄以示余拜觀圖後題咏多  
吳中秀士俯仰之間已四十餘年矣諸公亦多淪沒  
豈易得哉且夫名之著者因以德境之勝者由乎人  
它日何氏子孫傳示永久亦足以侈外家之雜集矣  
幼澄宜珍藏焉余既賦之以詩復求識之於後遂書  
而歸之永樂庚寅二月朱吉識

獨憐栖隱處晴色與春兼山近青當牖苔交翠入簾移

百艸吹幽春晝閒日照錦峰如翠羽雲入亂山晴更雨  
隔林啼鳥自間關萬壑松聲答人語木作衡門竹作籬  
茯苓堪食蘿堪衣簾開曉日映長檻時見白雲生翠微  
我生落魄詩與酒欲結山中歲寒友為謝軒中美少年  
莫取黃金印如斗

睢水後學朱復

開軒俯平園品物競含秀芳蕤耀春陽叢篁蔭晴晝嚶  
嚶鳥和鳴嚶嚶雉朝雉傾耳聆洄湍舉目眺遠岫煩襟  
自茲曠賞心良已邁不見獨樂人摘章漫懷舊

白鶴山  
虞本

仰挹天池俯綠疇軒居巧占謂之幽映堦碧草供吟賞  
排闥青山可卧遊雲氣浮空如舞袂鶯聲隔樹轉歌喉  
呼童種竹時須記留客看花酒旋窮勢阻儼同盤谷裏  
地偏不減瀼西頭春明擬向輕舟去徙倚闌干一散愁

京口張德常

軒宇何清曠憑臨散煩襟  
襟叢蘭藹幽芬修篁結重陰  
茲馬愜遐賞逍遙冥素心  
斯誠苟不昧訪子西山岑  
惠楨  
軒居面蒼岑種藝雜花竹  
竹影晝扶疎花幽時馥郁  
郁坐

對雲山亭庭除桑柘綠石田春雨餘幽歌聽樵牧冠蓋  
豈不榮誰能受羈束韜囊琴滿床挿架書連屋門前好  
客來樽頭酒應熟

張均

得覽先公草悠然記昔時松楸先隴近花竹故人稀圖  
畫留遺迹雲山起遠思投閒身未遂感慨一題詩

秀野軒者吳周景安眺覽之所也鄱陽周公為題其  
顏我先公寫而圖之復從而記之蓋其地與吾先隴  
密邇景安乃先公之愛友非若孰從之而得哉先公

暮年每有倦於此明年遂即世此絕筆也景安亦已  
物故景安之壻何氏幼澄以示余拜觀圖後題咏多  
吳中秀士俯仰之間已四十餘年矣諸公亦多淪沒  
豈易得哉且夫名之著者因以德境之勝者由于人  
它日何氏子孫傳示永久亦足以侈外家之雜集矣  
幼澄宜珍藏焉余既賦之以詩復求識之於後遂書  
而歸之永樂庚寅二月朱吉識

獨憐栖隱處晴色與春兼山近青當牖苔交翠入簾移

雲岩樹合過雨澗泉添何日攜琴到清吟興不厭

吳人

王廷圭

素秉丘壑姿勞生滯余往覽茲愜幽性遽爾成真賞林  
霏靄孤野春物組膏壤稍行樵徑遠忽居耕疇廣所云  
山水情遂結雲霞想掛冠苟有期終焉稅塵鞅

安定梁  
用行

高軒臨秀野信是幽人居炎氛遠不到花竹自扶疎群  
施藹春芳嘉蔭含夕墟境勝固云適况復有琴書諷詠  
佳遊外留連清賞餘應知獨樂者無復曳華裾

浚儀張  
可

短棹曾經錦里過  
高軒虛敞蔽烟蘿  
溪浮淨壁澄寒綠  
山送遙青疊翠螺  
松韻來時涼吹急  
梅花香處白雲多  
畫橋東隔龍池近  
碧殿陰陰俯澗阿

永嘉陳元宗

右卷中詩文共四十四人皆名筆也內有九  
詩乃代筆文詞凡近故不復錄云辛丑六月

珊瑚木難卷一



雲岩樹合過雨澗泉添何日攜琴到清吟興不厭

吳人

王廷圭

素秉丘壑姿勞生滯余往覽茲愜幽性遽爾成真賞林  
霏靄孤野春物組膏壤稍行樵徑遠忽居耕疇廣所云  
山水情遂結雲霞想掛冠苟有期終焉稅塵鞅

安定梁  
用行

高軒臨秀野信是幽人居炎氛遠不到花竹自扶疎群  
施鵲春芳嘉蔭含夕墟境勝固云適况復有琴書諷詠  
佳遊外留連清賞餘應知獨樂者無復曳華裾

浚儀張  
官

短棹曾經錦里過  
高軒虛敞敞烟蘿  
溪浮淨壁澄寒綠  
山送遙青疊翠螺  
松韻來時涼吹急  
梅花香處白雲多  
畫橋東隔龍池近  
碧殿陰陰俯澗阿

永嘉陳元宗

右卷中詩文共四十四人皆名筆也內有九  
詩乃代筆文詞凡近故不復錄云辛丑六月

珊瑚木難卷一